

下期潇洒登场:

- 熊熊焰光的《烈火》
- 茫茫怒海的《海螺壳》
- 硝烟散尽的《胡志明市树木顶天立地》
- 砂朥越美里笔会微型小说赛佳作选

PP.6767/1/2003

2002 年 10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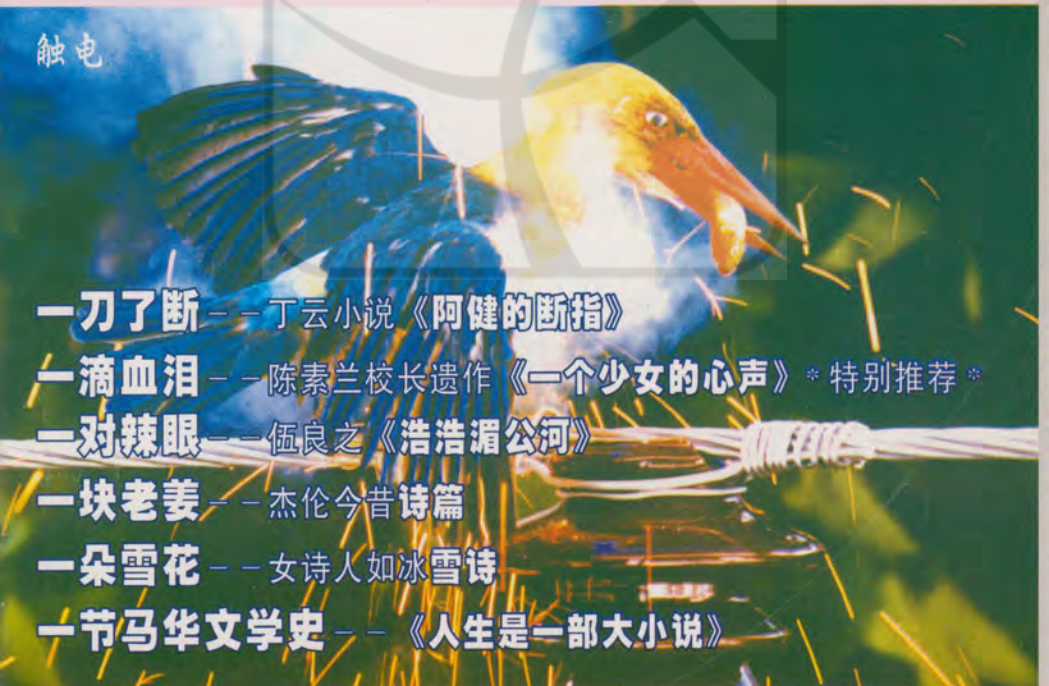
RM 6.00

55

清流

季刊
Aliran Jernih

触电

- 
- 一刀了断 —— 丁云小说《阿健的断指》
 - 一滴血泪 —— 陈素兰校长遗作《一个少女的心声》* 特别推荐 *
 - 一对辣眼 —— 伍良之《浩浩湄公河》
 - 一块老姜 —— 杰伦今昔诗篇
 - 一朵雪花 —— 女诗人如冰雪诗
 - 一节马华文学史 —— 《人生是一部大小说》

EDDIE NEOH 摄



早晨 太阳还是从东方升起来
啊 多么温柔 多么熟悉
这清晨的阳光
原来 原来我早就应该
知道 这才是可靠的期待

也许 也许我不应该
愚昧地依靠 感情的拐杖
又时时去疑猜
那窗外的黄玫瑰
凋谢了 会不会又重开

26/1/2002

55期 《清流》文学季刊

2002年10月出版

编辑顾问：朱晋韶 崔冰 林慕
王枝木 年红 看杜
晴川 伍良之 赵杜
潇枫 苏清强

主 编：田 舟

执行编辑：王 涛

编 委：驼 铃 紫梦玲 一 介
郑可达 有 明 岳 衡

发行主任：章 钦

封面题字：叶兆熊

创刊日期：1990年3月1日

出版准证：KDN.PP6767/1/2003

国际书号：ISSN 1511-9211

编辑部：ALIRAN JERNIH
8, Taman Orkid, Jala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Malaysia.

出版及发行：霹雳文艺研究会
PERSATUAN KESUSASTERAAN
DAN SENI LUKIS PERAK
27, Hala Pegoh 8, Taman Sri Pengkalan,
31650 Ipoh, Perak, Malaysia.

平面设计：WayBuilder Enterprise
236, Jalan Midah Besar, Tmn. Midah,
Cheras, 56000 Kuala Lumpur. Tel: 03-91318460

承印者：Percetakan C&A Sdn. Bhd.
44-46, Jalan 11/118B, Desa Tun Razak,
56000 Kuala Lumpur.

《清流》网址：<http://www.geocities.com/Athens/Delphi/4120/index.html>

编后话

“立足大马、放眼世界”为世界华文文学献力量，为大马争光

本刊自53期革新号面世以来，作者、读者褒贬不一。褒也好，贬也好，只要不是恶意的，也都是宝贵的意见，也是爱护本刊、关心马华文学的一种表现。如果你也有意见，不妨写来告诉我们。通过你的眼睛，好让我们看见自己的缺点。

《**人**生是一部大小说》是一篇文学座谈会记录。由霹雳文艺研究会主办，邀请资深马华小说家驼铃、丁云、陈蝶和雨川就马华小说的现况、创作技巧等领域，抒发他们的观点。

丁云的小说《阿健的断指》讲述二战日本蝗军带给阿健的矛盾与冲突。情节紧凑，故事发展紧扣人心，主题反映人性尊严的不可屈辱。作者通过人物抉择“断指”，似乎隐喻着深沉且具有探索意义的历史真理。

散文《一个少女的心声》是不幸罹患乳癌而病逝的陈素兰校长的遗作。作者生前在邦咯岛华联小学一、二校服务，这是她留下的唯一作品。关心教育的人们可从这篇自传式的遗作中感受一个华族女性如何在成长过程中争取受教育的机会，积极和具有启发性，让人深深感动。



资 深马华散文家伍良之的《浩浩湄公河》刻划目前越南的社会现象；一介他乡遇故知，写了《相识在边陲》，可读性都很强。

远 在澳洲和俄罗斯两地的女诗人洪如冰寄来两片雪中诗花：《雪原》及《在柏斯捷尔纳克故居》，叙事抒情，情景交融，寒意逼人。马华诗人杰伦、方昂、晴川、王涛、喜崇和林野夫都捎来了各别风格的诗篇。

司 玉笙是中国杰出的微型小说家，他的作品，《杀犬》由于上期版面误植，内容不完整，特重刊以示慎重，恳请包涵。这则微型小说隐藏着一个重要的人类命题，读过之后令人深思。

文 “文学蓓蕾”是特为学生、大专生或自修生铺设的文学园地，希望更多同学们到来插花种树，共同为绿化马华文学园圃而努力。

作 曲家王枫谱写马华诗人秋山的杰作《淘锡》，诗与歌的结合，愿歌唱界传唱美好的乐章。

感 谢沙巴州业余摄影家，罗振方先生提供本刊封面及封后精彩照片，罗君醉心摄影艺术，在技法上注入不少心血，期盼他更上一层楼。

本 刊期待各路文学作者寄来佳作，相互勉励，以文会友，以便提升文学创作水平，配合本会的会务目标：“立足大马、放眼世界。”

目录



本期封面

2 【清流潺潺】主编的话

【拍岸惊涛】笔谈·评介

6 人生是一部大小说 (文学座谈会记录) 胡涵青处理

25 马仑的作家辞典事业 钦鸿

【海外风景线】国外华文诗人诗选

29 雪原 如冰 (澳大利亚)

30 在柏斯捷尔纳克故居

【海外风景线】微型小说

32 杀犬 司玉笙 (中国)

【细水涟漪】小说

36 阿健的断指 丁云

47 五月 谢伟恩

53 成龙之路 有明

【碧浪翻卷】散文篇

- | | | |
|----|----------|-----|
| 65 | 浩浩湄公河 | 伍良之 |
| 69 | 相识在边陲 | 一介 |
| 75 | 福州小记 | 微风 |
| 79 | 朋友 | 圆荷 |
| 84 | 一尾让人感动的鱼 | 小章鱼 |
| 89 | 过了，就放下了 | 继程 |

「真情篇」

- | | | |
|----|---------|---------|
| 92 | 一个少女的心声 | 陈素兰(遗作) |
|----|---------|---------|

【舟影竞渡】诗歌篇

- | | | |
|-----|-------------------------------|-----|
| 113 | 宿便 | 王涛 |
| 116 | 在鱼寮、写给 ANGELIA、
守园人的头痛、天掉水 | 杰伦 |
| 121 | 作家 | 方昂 |
| 121 | 关仔角、蛇庙 | 林野夫 |
| 122 | 茨厂街、殒落、跨 | 喜崇 |

【河边青草地】文学蓓蕾篇

- | | | |
|-----|-----------------------|-----|
| 123 | 在母爱的星空下，我是
那朵最幸福的云 | 赖伟航 |
| 125 | 浮雕、亮起思念的灯 | 赤子 |

【云起风歌】原创诗曲篇

- | | | |
|-----|----|------|
| 129 | 淘锡 | 王枫 曲 |
| | | 秋山 词 |

人生

是一部 大小说

——文学座谈会

主办：马来西亚霹雳文艺研究会
日期：2002年7月28日（星期日）
时间：上午10点45分至下午1点正。
地点：怡保育才校友会礼堂
嘉宾小说家：驼铃、陈蝶、丁云及雨川（未能出席，主持人代读其书写观点）
主持人：王涛（马华诗人、《清流》执行编辑）
记录、整理：涵青（霹雳文艺研究会副秘书长，《清流》作者）
现场出席文学爱好者：约100人



驼铃



丁云



陈蝶

主持开场白：

人生是一部大小说。从母亲怀胎开始，我们都是小说中的主角，也是小说里的读者。这部小说是部大小说，长篇小说。人生总是经历种种的酸甜苦辣，而结局是没人知晓，不可预测的。小说家在人生的过程中写出各种精彩的小小说，他们如何构思小说的结局，是非常令人注意的。基本上，在文学范围里，小说书籍是比较畅销的。然而，畅销小说是否是最好的小说？怎样才能写出好的小说呢？今天，非常难得与

荣幸邀请到三位资深马华小说家（另一位是雨川先生，他未能出席，但来信提出想法）到来畅谈小说创作。首先，先请驼铃先生开始谈第一个课题：

21世纪马华小说的现况？

驼铃：21世纪才开始，时间不过两年，所能读到的本土小说有限。不过，如果跟上个世纪末的情况比较起来，却似乎有些儿可喜的发展。上个世纪末，真正具有社会意义又有文学审美价值的作品并不多。主要的报纸文艺副刊所发表的，大多是志在显示其特色的所谓后现代以及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的东西，教一般读者无法粹读。我就听朋友埋怨过：真的很烦！花了我许多时间和精力去读，到头来却不知所云。真的是多义性，你可以那样解释，我可以这样解释。

当然也有立意比较明确的，但不多。比如一篇题为“公鸡”的，便给我留下了比较清楚的印象。作者以一个自绝于人的顽固老头，居然躲进大瓮里，抵死不来，害家人多方设法给他进食。最终，当然是枯死在瓮里。但他在瓮里留下了两个蛋，一个腐化，坏了；一个后来孵出了一只小鸡。那只小鸡长成一只大公鸡，因为四处追寻雌鸡，而常常与情敌打得浑身是血。

好了，他这是什么意思？当然是在讽刺我们华族社会

：老的一辈，思想态度落伍封蔽到甘于蹲在瓮里，等着枯死。而年轻的一代又好勇斗狠，居然为发泄兽欲，而打得头破血流。

大家不妨冷静地想一想，我们的华裔族群，真的全是那样的窝囊吗？显然言过其实。大家都看到的，不论在政、经、文、教的那一个方面，都有许多人在密切关注，一有问题，便随时作出反应。作者的错失，显然是低估了自己族人的智慧和能耐。使人乐于接受的文学作品，多数都具真、善、美这三个条件。这篇小说所写的事，首先便是‘不真’，由于‘不真’，也就缺乏‘美感’。因此，这篇东西也就引不起共鸣。

大概就因为这样，这类小说，近来似乎也少见。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写身边琐事的东西，包括呈现严重病态的两性关系，或者所谓的‘情色小说’，与社会大众毫不相干。另外，就是一些以300字为限的东西。其实这些大多都未具备被称为‘小说’的条件。往往只是写一个现象或提出一个意念，甚至只是一个幻影。

那么，刚才我所说的‘可喜的发展’又在那里呢？那就是，马华文坛在进21世纪之后，坚持走现实主义路线的写作者，又开始振作起来，除了原有的《清流》之外，又多了一份文学季刊《烟火》，在东马的国际时报，也开辟

了每周一大版的《世纪风》。在这些园地上发表的小说，多能反映现实社会的各种问题。纵然有时笔力有所不及，挖掘不够深，作用不够大，但绝不让你有浪费时间，白读的感觉。单行本方面，让我打个广告：《峥嵘岁月》、《沙哑的红树林》等书的内容，都是不容轻蔑的。

陈蝶：在文坛上，国际上出名的，能够扬名海外，受到激赏的多数是小说。小说是最能表现人生的一种文学体裁。小说家其实跟街坊三姑六婆没什么分别，基本上是在讲是非；只是小说家是以高明的手法，那就是用华丽的词藻把一些政治事件、历史事件等堆砌成一部小说。小说家有崇高的地位。是因为能够驾驭文字的魔力。

虽然在2000年世界华文小说100强里，马华文学不入流。我们不要因为这样而自卑，反尔应积极地自我提升。我发现这两年来，马华文学新生代创作方向都是回到寻根归祖的现象。如荣获世华文学奖首奖——黎紫书的《北国边陲》和“花踪小说”——梁靖芬的《水战》，跟“南洋小说”没生命分别。所谓“南洋小说”，就是描述我们上一代的华人，到南洋来开天辟地的挣扎过程，如：黄锦树的《从岛到岛》，叙述的是南洋问题；梁靖芬的《郑和七下西洋》则描述祖先的奋斗史。然而，“南洋小说”有它的局限性，如何写得好，就要看作者的功力了。“南洋小说”是值得剪裁的，因为那是大课题。我认为创作必须

把小小的课题小题大作、大写，才不会枯燥，除非剪接很好。一篇小说动不动人，文字跟剪裁方法是很重要的。这些马华新生代小说家很注重文字的剪裁，使用结构、解构等创作手法，刻划人性。

我近年来比较接近小说，也将用心经营小说创作。最近在《南洋文艺》发表的小说《霸王别集》便是取自张爱玲小说里面的人物，给以新的平反和诠释。

阅读小说有不同的角度，每个读者的观点都不一样。就如我写的《霸王别集》，驼铃先生认为一个人倘若行差踏错的话，往后一辈子的生活会过得很艰难。然而，我的本意并非教导大家如何走正当路，而是探讨犯错后作弥补，能否得到应得的回馈？所以，小说从一个观点剪裁出来，可以让人领悟到人生的启示。

本地年轻小说作者的路向除了寻根归祖外，也有很多喜欢写“同性恋”。这个课题挺大的，因为它发生得太普遍了。“花踪小说”《淡节》，在描述民生问题‘猪瘟’的同时加入了“同性恋”课题。换句话说，“同性恋”素材在现代马华小说占了一个重要的席位。毕竟，写民生问题的小说是须要有文学因素，有美感，有爱情，才会显得它的活泼性和多样化。我本身也在写着一部尚未完成的小说，除了“同性恋”课题，也探讨宗教形式和迷信思想的

问题。

此外，还有模范小说，也是年轻作家喜欢走的路向。或许过去写得太闷了，要追寻新的观点。由此可见，小说的素材是不少的。总的来说，南洋因素、同性恋和模范是现代马华作家其中的写作手法。

丁云：由于我长期住在新加坡，所以没机会接触21世纪马华小说。一次，在新山让我看到《南洋文艺》刊登的连载小说，啊，我连题目也看不懂！难道21世纪的马华小说是这样的吗？我觉得很沮丧。之后有机会看到黄锦树的《刻背》，那是改写名家小说的小说，包括我的《黑河之水》。我是写人性的挣扎过程，很乡土味的。然而他在人物、架构上加入了抗日因素，改写一番，让我觉得他是推翻老辈作家来垫高自己！不过，令人安慰的是尚有南洋小说。由于我不甚了解21世纪马华小说现况，所以不能谈。

王涛：（取出雨川先生的来信）今天无法出席的小说家雨川先生，他发觉21世纪马华小说的挑战很大，许多小说家所创作的主题令这位资深小说家产生疑惑。

“在读了一些新进作家的小说创作之后，对于他们刻意突破两性（或性）的禁忌的写法，心中常存疑点。”

雨川说：“好的小说，真正需要这样写吗？想起自己写了几十年，越写越辛苦。像拙作《河志》的创作过程，更不足为外人道。四遍初稿，共用去近千张稿纸，到定稿时只剩下一百五十多张，约六万字。但仍不是自己最满意的。像现在正在进行中的另一部中篇小说《双妻记》，越写越糊涂，写了几万字，又得重新写起。想起来，除了自叹自己才疏学薄，没有才华，倒不如索性搁笔不写。”

课题（二）：在逆境中，马华小说家

- 。如何突破创作瓶颈？
- 。如何寻找到自己创作的路向？
- 。如何探索及发现了什么小说创作新技巧？

王涛：我们请三位具有崇高理想的小说家，在面对目前整个困境，包括21世纪的问题现象和马华小说不能获得世华100强，谈谈以上连续性及深入性的问题。

驼铃：我认为小说的创作，应该没有所谓‘瓶颈’的问题。不同的题材，或且说不同的社会问题、人生问题，作者当然要以不同的办法去描绘、去体现。技法自然也就不断推陈出新。恕我不客气说一句：只有写专栏文章才有‘瓶颈’的问题。不是么，譬如对某一专栏，开始你觉得充满幽默、戏谑，很过瘾，但追读了一个时期之后，你也就摸透了有关作者的才智、习惯和作风。渐渐的，你也就不想

读了。

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每一部小说的创作必定都是一项新的设计。如果没有新意，他一定会放弃，绝不会浪费自己的生命去做那无谓的事。

至于创作路向的问题，那就一言难尽了。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自然会做出不同的选择。有道是‘人各有志’、‘道不同不相为谋’。我是主张‘文以载道’的。我们首先应该对我们的社会、文化以及各族人民的思想、心态，多加观察、多加思考、多加了解，然后才进行创作。因为只有真正了解社会的问题或说矛盾，才有可能把有关情况写得真切，才有可能透过作品向读者提示一些什么，也才可能写出为多数人接受的小说。

关于新技巧的探索方面，我认为应该是一面做一面探索。在已有的作品上，找出它的缺点或不足，然后再加以研究，该如何改善和提升。一种技巧，用过再用，便成老套，所以探求新技巧，应该是每一个写作人自己分内的事。我的技巧，你不能拿去用，因为我已经用过，你再拿去用，那不过是模仿，没有出息的。

陈蝶：对于刚才丁云说的作品被改写，我认为如果有人要改写我的作品，我会欢迎及佩服的。因为写小说是天

马行空的，任何人都可以用同样的题材或题目来写。这是我跟丁云的看法有不同的地方。

一般来说，所谓的逆境是指发表的园地不够多。园地不是没有，而是每个人的际遇不同。我本身跟文艺园地的编辑关系挺好，所以他们都尊重我的稿件。

此外，‘政府不重视’这问题挺复杂的。其实政府的文化青年体育部有一些基金和拨款，只是华社不晓得通过管道去申请。

至于如何突破瓶颈，我认为搞创作的，是没有瓶颈的，只有不断自我突破。说到创作技巧，乃须创作者自己去探索、去寻找。我自己也说不出什么技巧。我认为当你去阅读可读性很强的小说家的作品时，如：中国的刘衡、莫言等，可以从中‘偷取’一些技巧，当然不能依样画葫芦。写小说要有点邪门、鬼才，很难以文字来教人怎样写。若要说我的瓶颈，可以这样告诉大家，那就是看得少，看得杂，让我眼高手低。我是读书人，喜欢看很多东西。台湾的文学杂志《陈品好读》、《联合报》及《中国时报》，还有《香港讯报》、《香港明报》等，它们每天副刊的专栏，让我有很大收获。虽然我们有两家大报，可是副刊内容都不能满足我的精神需求。所以说管道不多是无可奈何的。

丁云：很高兴两位小说家都没有瓶颈。我似乎也没有。然而只有读者才能论定有没有，因为创作者或许不知道自己已陷入瓶颈，这是一个危机。

我是搞电影编剧的。911事件过后，我们流传一个故事：好莱坞的电影编剧家，以丰富的想像力曾写了不少恐怖分子的故事，他们万万没想到，奥沙玛竟然能够构思出以飞机撞毁双峰塔的情节。他们感慨地认为：奥斯卡最佳编剧奖应该颁给奥沙玛！不了解回教世界，无论多厉害的编剧家，都编不出911事件。这就是创作瓶颈！

最近新加坡一宗买凶杀妻案，也使我们编剧界同仁感到沮丧，为何编不出那么精心泡制的故事？最佳编剧将应该颁给那个主谋，因为他太了解这个社会的脉搏！这跟新加坡社会现况有关，因为小市民分流、学生分等级，而造成一群被社会漠视的麦当劳少年。这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凶手，利用这群少年达成目标。

不论好莱坞或新加坡编剧家，何尝不是以中产阶级品味去想像、去编故事？这就是瓶颈。上述两个例子，可以发现观察生活、捉紧社会脉搏竟然是那么困难，因为现代社会里的灰色地带无限度扩大！最时髦的一句话就是：没有对和错。一切都被颠覆了。因此，小说家找不到定点，去分析社会而感到困惑。

谈谈现实主义作家如何用新的技巧来描述社会现况、如何写小说。

目前网络文学、消闲即食文学充塞市场。马华小说还好，至少有南洋小说、寻根归祖小说。然而，也有不少写同性恋的，真不知如何去审度这类作家。既然有瓶颈，我们就要面对和探索。因此，作家要有企图心，以最舒服的方式去进行文学创作。我所有的创作是用很强烈的画面语言、影像语言这类技巧去描述的。

至于小说的去向，我以贾平凹的《怀念狼》来作列子。我认为他的技巧可作为借鉴。表面看，这部小说是写一个平平无奇的民间传说。可是他有不错的技法，那就是多层结构、多重讯息带出一些隐喻。首先，读到的是生态平衡、物竞天择的位置问题；继续分析下去，就发现有更高层次、政治意味在里面。中国从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当社会主义失去对手时就萎顿、自我腐化，突显了人类宇宙的命题，字里行间慢慢露出玄机。因此，小说应该是这样写的。

课题（三）：

- 。马华小说家所创作的小说，与马华社会及国家有什么关系？
- 。可能产生什么影响？

驼铃：马华小说，内容不论是反映华族社群的生活和心声，还是全面反映整个国家的问题，肯定都会引起各方的注意和反应。因此，所有作者，不论来自那一个族群，下笔都要慎重。在这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国家里，互相尊重是非常重要的。作家应该有容纳各种优质的文化、各种旨在匡正人心的宗教信仰的胸怀，而以一种超越种族领域、超越宗教信仰的精神来创作。大家应该都想得到，人类社会发展到最后，是没有什么种族之分的。宗教么，比较麻烦一点，因为除了佛教，都有一定的排他性。不过，文学的审美，正好可以消解这种妨碍人类文明的进展的阻力。因此，在我的心目中，真正的文学家，是比宗教家更伟大的。

陈蝶：我说不上有无受马华小说的影响。文明的社会分类太复杂了。华人就有分成受华文教育和非华文教育的。受华文教育看马华文学和从事马华文学的有多少呢？我觉得以读者群不大的回应，可以看出马华文学对整个马华社会的影响是十分模糊的。写作人无须气馁，毕竟文学作品须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看到它的方向和影响。丁云的戏剧比小说更能影响观众，是有一种戏剧力量，那是因为观赏是可以不须思考的，而读小说却不能。

谈到“潮流小说”，比如九丹的《乌鸦》、饭岛爱的《柏拉图性爱》，我给她很低的评价。虽然小说内容肤浅

，但是却很有影响力。所谓影响力就是大家都好奇地想去读，包括我在内。我认为九丹、卫慧等这类作家，为了博出位写出低俗的作品。我相信这股潮流不会流行太久。因此，我觉得无须去排斥这些社会现象，惟有自己以智慧去分析和作抵御。当然，我是不受影响的。每个作者和读者要把自己当着电脑来看，我喜欢用电脑学去看朋友，有些朋友是没有提升的电脑，没UPGRADE（提升）的老电脑，没有求进步，便不能自我提升，吸取新资讯。

身为编剧家的丁云觉得很茫然：究竟是编剧家带领社会，抑或是他们已被社会带领了？我相信丁云长久从事创作的经验和不断地自我提升，似乎已让他成为社会学家了，瓶颈的问题应该可以迎刃而解。

丁云：我从《小辣椒》才知道很多大马的社会现象——马华社会动荡得很厉害。‘报变事件’中，那班99个‘罢写’的人都不写小说，他们写的是即时反映社会，跟社会脉搏紧扣在一起的报导，如：白小事件、立百病毒猪瘟事件等。他们足以影响社会。我发现小说界跟他们有严重分流，脱离社会脉搏。其实我也写了几篇有关“猪瘟事件”的作品，只是内容过于敏感，不被刊登。恰好驼铃编《清流》邀稿，我便塞一篇给他。总算刊登了，但却删了两个部分：一是：“特种部队人员因杀了一头患病猪，被吐喷白沫而非常惊吓。”“二是秋杰路的‘亚丹事件’杀人案，

我写犯人在法庭自辩为何开枪扫射的回答：“我看到的都是X！”我认为这才是跟社会脉搏同跳动。假如那99人继续罢写，20年后，我尚有一部长篇小说，而他们什么也没有。因此，我们小说家比较有条件去创作经典的，惟须靠努力。

王涛：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小说家，对人生对社会问题是比较敏锐的。我再代表雨川先生说出他的看法：他认为他当然希望马华小说家的作品，对国家社会有积极的影响。但是他却不知道，有多少个读者会认真读一读像《白水黑山》（小黑）、《沙哑的红树林》（驼铃）这样的小说？还是多数读者沉溺在村上春树的作品中？这是他心中的困惑。

课题（四）：如何勉励新生代马华小说作者？

驼铃：至于如何勉励新生代的马华小说作者？面对这个问题，我好像有千言万语，却不知该从何说起。我认为文学其实就是人学，要掌握这一门学问，除了认真钻研小说的美学理论之外，更重要的是先教自己做一个正直的人。按理：一个人会拿起笔来写作，他对社会应该已经有一定的认识，对人生也已经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他的写作应该是出于一种责任感，或使命感。他不致于会等着别人的勉励

。不过，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喜欢掌声。如果你曾经被喝采过，你应该更努力，寻求不断的突破，不断的超越。如果不曾被喝采，也不要气馁，一面学一面做，日久功夫深，最终一定会有一些成绩。你如果有什么好的作品，就寄给《清流》或《烟火》吧。如果你有意出书，不妨申请大马福联会的文学出版奖或雪隆海南会馆的珠崖文学奖。一旦入选，便是一种肯定，一种光荣。我所能想到的，最有实质的勉励只有这些。

陈蝶：我也赞成驼铃的看法。我本身没办杂志，所以只能劝勉大家多看、多写、多思想、多生活。我受到的鼓励是来自文学奖，这是其中一个因素，所以鼓励是需要的。

丁云：我以奥亨利的《最后一片藤叶》来勉励年轻的写作者。故事描述主人翁老画家一生无成就，唯一的杰作就是画了一片栩栩如生的藤叶，拯救了一个年轻艺术工作者。想当年，我还是文艺青年时，有很多帮我“画藤叶”的人：吴岸先生、甄供先生、驼铃兄……因此，人生道路上，我活下来了，我的艺术生命得以延续！如今，我将作画藤叶的人，协助年轻的写作者！

王涛：雨川的来信中写道：“请恕我无知，新生代马华小说作者，见识都比像我这种老朽作者强得多，我只能期望他们能写出直击人心的作品，拜读之余，能深受感动，就

感称心。”

发问/自由谈：

陈先生：

70年代初期马华社会曾有书展，介绍马华老、中、青作家的生平和作品，我觉得这样作法挺好，有没有这类型书展？此外，我发觉副刊版位缩小，马华文学版位较少……。

陈蝶：我希望文艺团体，如：霹雳文艺研究会、《清流》、《烟火》等能办这类展出。

王涛：这是社会人群的要求，相信很多读者都想找好的作品，在此只能呼吁书商、出版界举办此类展览，介绍更多好书给广大的读者。

陈蝶：《南洋商报》每周二和周六，《星洲日报》每个星期日都有文学版。我觉得《商余版》和《星云版》可以作周边性的文学节目，只要写得层次高尖的作品，都可以进入文学版。大马这里的风气很可悲，文学版位不是每天都有，或许是缺少作品的供应。在台湾，小小市民都有机会或园地发表他们的人生问题和感想。反观大马报章副刊则提供太多“专栏”机会，让读者无法阅读既新鲜又有养分的作品。

王涛：这牵涉到意识形态的问题。作为知识分子，出版社、传媒可以有更高的知识水平来带领整个社会的发展。

驼铃：马华社会读者希望还有类似史料展，继续在马华社会中举办，以提升马华文学的普及、深入民间，这是需要有强大经济和能力为背景的文教机构或团体才能举办的。我们只能作出这样的呼吁。

看看：几年，台湾现代派作家一直批评早期的马华文学，似乎要摧毁旧的马华文学。全体马华创作人应以前进、乐观的态度来面对这种冲击。我们沉默就是表示默认，因此，文坛，特别是小说家有没有方式来推介本地新的文学，以阻止不良意图的扩大呢？

丁云：在早期的马华文学时代，文坛是很单纯的。不管学历如何，写作人都有共同的意愿，那就是投稿，好作品肯定会被刊登出来，大家一起在文学舞台上驰骋。现在不同了，没有‘台’（学历、背景）但有才华的创作人不被赏识。因此，只有加强文艺理论，才能跟上。吴岸先生在努力进行这方面的工作，但我认为还须要多一些人的努力和参与。

那些批评马华文学‘经典缺席’，如黄锦树等人，通过改写马华文学著作，所抱持的心态的出发点要正确；实

际上在模仿，还是改写的过程中要有‘向大师致敬’的精神才对，因此，宣布‘马华文学破产’，而任意改写前辈著作的不敬作风，我是不会接受的。

陈蝶：以理智的方式来看，我们不要否定早期的马华作品的文学价值成分。毕竟那些是在缺乏人文环境，不经淘汰的作品。因此，我们不用太在意‘文坛坏小孩’以不好的态度和挑衅的姿态，没经过分析，去讨论未经淘汰的作品的谈论。马华文学只有在经过更长久时间之后，再来挑选作品，才能筛选出更好的东西。黄锦树就曾态度不好的，针对性评论方北方的作品，而梁冠中则写了《为方北方说话》来平反。因此，面对那些挑衅，最重要的是呈现更好的作品，以弥补当时的不足。谁是谁非，明眼人是看得出来的。

杰伦：人生是眼、脑、心的总和。在产生大震撼后，以改造社会，推动社会。人用明亮、锐利的眼睛洞察事物，用诗、散文、小说的左右脑去分析和思考，必须再加上一颗心——关心人群、社会和国家，拥有正确的人生观念，创作自己的人生，所以，人生确实是一部大小说。

王涛：经典文学作品是写出来，而不是靠讲的。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意识形态的更改，对各行各业，包括马华作家们也面对一个更严峻的挑战；所以作家们必须突破求

进步，寻找更好的创作技巧，以免被淘汰。因此，马华作家们的任务是创作出更成熟的作品来。

最后，我们感谢四位资深小说家和各位的积极参与，使《人生是一部大小说》座谈会成功举行，谢谢！



马仑的作家辞典事业

◎ 钦 鸿

把马仑所做的新马华文文学作家辞典的工作称为事业，绝非言过其实。因为他自1977年以来倾力于此，并已经先后出版了《马华写作者人剪影》（泰来出版社1979年7月版）、《新马华文作家群像》（风云出版社1984年1月版）、《新马文坛人物扫描》（书辉出版社1991年8月版）和《新马华文作者风采》（彩虹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5月版）等四部作家词典，不但将新马的华文作家和在文坛上有一定成绩的作者收罗



尽，并且自成系统，蔚为大观，于新马华文文坛贡献甚巨。

作为马仑的同道，我深为他所取得的成就而欣喜，

也对他数年如一日，孜孜矻矻于这一项事业的刻苦精神不胜钦佩。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曾做过这样的工作，深知其中的辛苦和不易——必须甘于寂寞、长年累月地埋首于故纸堆中作过仔细的研读，必须不厌其烦地与作家和有关的知情者广泛联系，还需要对收集来的各种资料进行综合研究，而上述种种常常有一个反反复复、时而山穷水尽、时而柳暗花明的过程，真是非身临其境者很难体会的。马仑投身这项事业，更有许多的困难须要他克服。他是在繁忙的教学工作和多产的文学创作之余，来从事这一项文学史料的研究的。他又是完全依靠个人极有限的财力，来应付巨大的工作（前期收集资料和后期出版辞典）费用的。可以想见，他这二十余年来是如何地殚精竭虑、呕心沥血。而正是这种也许会被有些人讥为“不值”的忘我精神，是他为新马华文坛树立了一道灿烂的风景线。

新马华文文学历来重视对于自身的研究。经历了数十年的建设和发展之后，这一方文坛不仅在创作上百花齐放、万紫千红，而且在研究上也成果累累、目不暇给，特别是在有联系而又各具侧重的三大研究主题上成就尤为突出。这三大研究主题，一是以方修、苗秀等为代表的学者对于

文学发展历史的研究；二是以方修、赵戊等为代表的学者对于文学作品的资料的整理和研究；还有就是对作家（作者）资料的发掘和研究，马仑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作者。他的四部作家辞典，所收集的人数之众、内容之丰，已经远远超过当地文坛所有前人或同辈的同类著作，而成为海内外研究者了解新马华文文学的不可或缺的参考书了。

从《马华写作人剪影》到《新马华文作者风采》，马仑的作家辞典事业可以说是层层提升、不断发展的。就我所寓目的后三部词典而言，被他列传介绍的作家（作者）分别为五百零五位、三千一百八十三位和二千九百四十八位，除去互相重复者，总人数达到五千三百余位之多，时限则从新马华文文学滥觞的二十世纪之初直至该世纪之末，真是洋洋大观，极一时之盛。写法上，从《新马华文作家群像》的漫笔式的记叙，到后两部书的人物传略的辞条化，反映了他对于辞典的编纂意识的逐渐成熟，也反映了他在具体操作上已走上了规范、科学的轨道、循此方向走去，相信他的作家辞典事业必然会愈加宏伟、壮观。

如果要作点批评的话，我比较赞成潘亚墩教

授所谓“入选者尺度过宽”的意见。盖以有限的人生面对无穷之沧海，不能不设立一定的时限和标准。**有所放弃，才有可能更好地把握。**事实上，《新马华文作者风采》较之《新马文坛人物扫描》而言，诚然增添了大批新人，可对个别老作者的修订却不一定精当，有的虽补充了若干新的内容，却删掉了某些重要的资料，似乎还因细加斟酌才好。而且，此两书不但收集的人物互有交错或重复，内容上也各有详略或得失，似不利于读者查阅使用。倘能总其大成，而编纂一部《新马华文作家（作者）大辞典》，并且附以所有名称之索引，使读者一册在手，便能随意检索到相关人物的详细资料，则给予读者的方便自不待言。不知马仑兄以为然否？



澳大利亚

女诗人如冰
雪原 雪诗 两首

雪原 凝固了的白色
敞开广博的胸襟
反射 整体的光芒

俄罗斯雪原
你属于北方
属于严寒
属于秋季手拿镰刀的
农民
无便无际 白白茫茫
冻结了大地的力量
几个世纪的漫长

泥土 种籽
赞美你的爱
还有驾着三套车的人
车里的姑娘 冻得通红的脸庞
眼睛里闪耀着星光

透明的夜覆盖在马背上
马铃叮当

深沉的歌儿摇向远方
雪橇滑过 钢蓝色的痕迹
一抹宿命的声响

雪的下面 交错的
树根 紧紧缠绕
收集月光散落的宁静
编织一个白色的梦
轻轻落下
黎明时 你
胸前刻满风暴的印章
用树杈的符号 叙说
往事 沉重罪与罚
木屋 白桦林 灯光
一同聆听 柴可夫斯基的
《悲怆》——

在柏斯捷尔纳克故居

语词就在这里燃烧 放出光焰
在冬天的早晨 在白雪和雾
纠缠的白桦林
在这远离车站的木屋
白色的光焰
冰冷的燃烧

晨光抚摸桌子
书架缄默着
飞尘中，一本书
静静地打开 诗章
一页一页翻过
我潮湿的目光 流出了
一条坚硬沉重的冰河
雪橇在河面上擦出寒光 驶过
俄罗斯苦难的历程

永恒的歌者
岁月的守望者
你，坚韧而伤心的笔
不是在写，而是在聆听
聆听伏尔加河深处冰层碎裂
聆听俄罗斯大地 悸动跳跃的脉搏
聆听 乌云如何撕裂天空

走向西伯利亚的流放者
靴子 消失
在一片黑色的冻土里
饥饿的孩子 面包在
肮脏的小手里传递

年轻的战士 你灼热瞳孔里
闪亮的希望之光 难道是
为了点燃奉供在
神像前摇曳的烛火
为了衬托镀金泥胎头上的
那个虚幻的光环?
你磕头上的鲜血
一滴一滴
渗入焦黑的土地
究竟是为了
星星, 孩子, 树和
花朵 还是为了
另一次的集体枪杀
为了给一个怀疑狂
掠夺爱和真诚的权利
让失去儿子的母亲们
在黑压压的墓碑前
绝望地 哭泣?

灵魂拷问词语 渗出血丝
诗章支撑历史 黑暗中
一道痛楚而尖锐的光
瞬间照亮
我内心无数迸裂的伤痕

永恒的歌者 岁月的守望者啊
在大雪纷纷飞舞的早晨
在无可表达的黄昏
一支无声的歌
穿过 屋檐下的冰峰山峦森林
飞向 那边

那边 春天欢笑的原野
自由自在, 走过来辽阔无边的人群



杀犬

良子对媳妇说：“你去杀了它！”

媳妇的眼珠子便被惊恐罩住。“不，不要……”

“去，杀了它！”良子吼。

“不，别杀它！”媳妇捂住脸跑进屋，嚤嚤的哭声从门缝泄出来。

那狗正卧在大门旁，头平摆在地上，两眼直盯在大门外，似乎随时会出现不祥……

这是一条黑狗，全身无一根杂毛。它是良子在它刚满月不久，从舅舅家“偷”来的。为这，表弟几个月不踏他的家门。

司玉笙



那时，良子刚完婚，有了这宠物，良子的心就分了一半。有什么好吃的都给他留着，下地干活也带着它，惹得媳妇嫉火上升：“你跟它睡去吧！”

良子就笑。

黑狗腿长，跑起来风快，良子就叫它“黑神”。只一年工夫，“黑神”就被他驯得可以捕野兔了。下地常叼着猎物回来。良子的院子里便时常弥漫着野味的香味儿。

两个月前，良子到百里外的煤矿去挖煤，每月可挣几百元。钱到手了，良子光想媳妇，还有“黑神”。

昨天请了两天假，匆匆往家赶。到村外已近半夜。望着夜暗中自家的房院，良子的心底便涌出一股暖流。

媳妇，我和你开个玩笑，吓吓你！

他悄悄从墙头上翻过去，可是双脚刚一触地，一条黑影忽地蹿过来，钳子似的牙掐住他的小腿肚子。

“黑神，是我！”

他知道这狗是从不咬人的，也不狂吠。出去才几十

天，竟不认人了。这孬种，变得这么快！

一巴掌下去，黑神打个滚儿，呜咽低鸣。堂屋的灯亮了。女人的声音颤颤地响：“你再缠我可喊了！”

良子说：“是我——你男人！”

门开了。媳妇穿得很整齐。

“咋，还没睡？”

媳妇一句话不说，小跑着扑到他怀里，手伸进他的内衣，在脊背上捏了个遍。良子感到媳妇脸上有凉凉的东西下来……

早上一开大门，门口就有人搭话：“良子回来了？”

这是邻居，村里有头有脸的人物。良子请它屋里坐，他却不进院，斜眼看黑神。黑神虎视着那人，嘴里发出威吓的低吼。

“去！”良子轻拍了一下狗头，黑神便不情愿地退后两步。

“俺家这两天光丢鸡，有说是狗拉去的……”

“我这狗从不吃鸡……”

“俺只是说说，没旁的意思……”

那人瞥了黑神一眼，拐着一条腿走了。良子望着那远去的背影，就动了杀狗之心——留着它，说不定那天会召来横祸的。

一说杀狗，媳妇竟不让杀——她原先是不喜欢黑狗的。

“你不杀，我杀！”

良子用绳子套在狗勃上，将它吊在树下。黑神也不挣扎，只是眼里透出一种无奈的悲哀。一瓢水照鼻孔直淋进去，黑神蹬了几下腿，再不动了。

“良子！”媳妇从屋里跑出来，喊。

良子愣。媳妇冲过来搂着他，搂得好紧。

“你带俺走吧……”

吊在树下的黑神还在微微地晃着。



的

断

指

丁云

为何阿健要断指？

(1)

阿健终于要切断那根指头了…

…

留在手掌上二十多年了，这根跟别人不一样的手指！

他无从揣测这一刀切下去的感觉。痛苦、抽搐？还是有种痛快的解脱感？

大雨突然洒下来了，徒添他们这次的集体行动制造一些悲壮的气氛吧？在日治时期死难者纪念碑前公然进行这种抗议，在岛国恐怕还

是第一遭吧？不是有人嘲讽，岛国三十年的稳定，人民安居乐业，连怎样示威也忘了？“保钓事件”、篡改历史教科书事件、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事件、慰安妇索偿事件、南海运毒船事件，中国港台马韩国都有风起云涌的示威抗议。唯独岛国这儿的华人噤若寒蝉，太不像话了吧？好似“三年零八个月”沦陷历史都抹掉了？“大检证”死难者的幽灵，都沉默了。可这一次，铁定是石破天惊的！因为，他们决定效法韩国那群黑帮份子，选择集体“断指”的抗议行动。

而且，每个人站出来，都是铁铮铮的汉子，够悲壮的了。

从来没有一刻，他们是那么地有纪律，步伐一致。

“不分党派，不分你我，一条心！”

“是我们……昂首挺胸的时刻了！”

暴雨阻挡不了他们的决心！

集体“断指”行动就要开始了。

日本领事馆的官员们，撑着伞，监视着他们。

维持秩序的警方人员，包围了四周，冷眼旁观。

国内外的记者也来了，穿着雨袍，在拍照！

当他们七条好汉，一字排开，跪在死难者纪念碑前，



脱掉上衣，露出各自的纹身时，遂引起了一阵骚动！警方似乎感到惊讶，手足无措，赶忙用无线电通话器请示上司。记者们及少数群众看傻了眼。除了韩国，这在东南亚，还是创举吧？而躲在一旁的日本领事馆官员在窃窃私语，大概在讨论等会儿面对媒体的应对对策吧？官员们流露轻蔑的脸色，心想：“一群流氓，平时拼斗厮杀、走私贩毒、逼良为娼、勒索绑架，懂得什么政治呢？师出无名吧？到底想抗议什么？真荒谬！断指？黑帮的老一套，真能阻挡我们继续修改历史教科书吗？膜拜靖国神社吗？扩军吗？研制核子武器吗？”

雨看来没有停歇的意思……

七条纹身的汉子不再等了。他们抹去脸上的雨水，一致行动，拿出了刀，抽出布条，绑牢手腕！以免手指一被切断，可抑制血流的加速。带头的抖开了准备好的布条，鲜红的漆料涂写着的字逐渐被雨水打得模糊了。但仍然清楚看到那些抗议字眼：

“抗议日本军国主义者，继续篡改历史！”

“抗日死难者的血绝不会白流…”

“号召抵制日货，看日剧…”

“断指”行动要开始了。

阿健跟他们不一样，多了个动作，慢慢地解开左手的

手套。

阿健一直戴着手套，左手，隐藏着一个秘密！——
抗议日本军国主义者，继续篡改历史！

——抗日死难者的血绝不会白流……

——号召抵制日货，看日剧……

在众人呐喊声中，在记者的镁光灯闪闪中，他握紧了
刀子！

(2)

没有人知道，阿健隐藏着的第六根手指。

为何他会多出一根手指？畸形地长在左手掌上？

从小，他就比别人多了一根手指。被人嘲笑、指点、
捉弄。究竟为什么他跟别人不一样？别人都有十根手指，
唯独他长有第十一根？妈妈圆嫂在他两岁的时后，就带着
他从州府搬来这南方的小岛。年龄渐长，才知妈妈是做错
了事，被家里赶出来的。邻居大叔大婶在八卦闲聊中，常
常说妈妈一定是跟什么野男人私通，生下的野种。不然怎
么从小到大，都没有见过爸爸？阿健于是挂着个“野种”
的名誉，在冷眼、奚落、蔑视中过日子。阿健忍不住质问
妈妈，妈妈却总是含着眼泪拼命摇头，一句话也不说、不
辩解。他常常屈辱地藏起那根多出来的，如“毒种”印记
般的手指！妈妈又做娘惹糕又做坐月婆，累坏了，加上身

子向来就不好，结果一场风寒，在他十二岁那年，就去世了。从此，留下阿健一个人挣扎求生。妈妈临终前留下地址，要他回州府投靠他大伯。说是做错事的是她，都事过境迁多年，大伯应该不会迁怒他这个孩子吧？阿健把写着地址的字体捏成一团，丢到沟渠里。他内心充满怨恨。他即使饿死，也不会去求人！他卖糕、做咖啡仔、剪线头，后来长大一些，便到船厂做学徒；再后来混了流氓。就是这样。

讲起往事，不体面、不光彩，太多的晦暗与挫伤。

阿健也不想提起过去。

在混流氓时，他戴了手套，把那根多出来的手指隐藏住。因为狠、不怕死、绝望感、没有明天、义无反顾，反而很快让他在黑道拼出名堂！出名了，难免身边围绕着女人。他在跟女人干那回事时，也从不除下手套。有一次，一个妓女趁他熟睡时偷钱，以为他的钱藏在手套里，于是悄悄解开他的手套，赫然发现他手掌上的第六根手指。他醒来，愤怒狂躁地把那个妓女揍得趴在医院三天！妓女当然不敢报警，但在一场毒冰交易事件中，他被警方逮着，判了二十年牢。出来时，再犯一次伤人罪，其他爆窃、勒索、打架案，就不胜数了。进进出出监牢，到他最后一次出狱时，他已经五十六岁了。

牢里不能戴手套，他多次备受其他囚犯的奚落与欺

辱。他可以忍受任何语言羞辱与挑衅，但就是不能忍受别人嘲笑他的畸形手指！为此，他总是跟挑衅者殴斗，打得头破血流，一次又一次。他仍然想不通，他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为什么偏偏会多出这根畸形的“第十一根”手指？如果不是这根多余的手指，他何以宿命般的走向悲剧？走向晦暗、牢狱不断的江湖路？

又到了临出狱前夕，他没有特别兴奋。

反正不久后，他又会被抓进来吧？

(3)

想不到阿健将出狱的前一天，突然有个人来探监。

那是个日本人，白发苍苍、满脸皱纹，看起来和蔼可亲。

他说，他叫着春田大佐，目前是名百货商人。

一个日本人？一个百货商人，找他干嘛？春田礼貌的不断说打扰了打扰了。他只是查证了阿健的名字、出生日期、母亲的名字、曾经在那里住过？等等等等，最后，他要求看一看阿健的左手。当他把拥有六根手指的左手伸出来给他看时，他微微抑制住激动，站起来，礼貌的告退。

阿健满腔迷惑，苦思不解。

日本人？是个百货商人？他跟他，究竟有什么关系？



第二天，阿健出狱。

春田大佐派了辆豪华车，把他接到他的酒店套房内。

支开了服务生与秘书之后。春田大佐突然泪流满面，颤抖着骨节嶙峋的手，掏出一张照片，深深忏悔。喃喃诉说他对不起阿圆，他不应该一去不回头，但他真的没办法呀，他的父母，在日本，早给他安排了妻室。几十年来，痛苦啃噬着他的心，他真的不该犯那次错！可是，他真的是真心喜欢阿圆的呀。阿圆？阿圆？究竟是谁？阿健满腔疑惑，骤地攫过春田手上的照片一看，赫然是母亲年轻时的照片啊！妈妈？妈妈！原来妈妈的“男人”，就是这个日本人？那……那他……他岂非就是这个日本人的孩子？他震惊莫名。

“不！不……我不是你的孩子！”

“是的，你是我的孩子，是我的亲生骨肉啊。”

“我妈妈……怎么会跟你这个日本狗在一起的？”

“她是……在我们军人俱乐部帮佣的，才十四岁……是我不好，沾污了她。但我真的是情不自禁啊，她太美了呀，丰润的身材，圆圆的脸蛋……她太善良了，太叫人难以抗拒了……我原本是想娶她为妻，负起责任，照顾她一辈子！但我是军人啊，日军战败了，天皇签署了投降书，我们奉命撤退，我不能不走。”

“原来你…你是军人？日本鬼子？天呀？我亲生的父亲…竟然是个日本鬼子？难怪我…手指长着耻辱般的第十一根手指。天呀？我不相信，我绝对不能相信啊。”

“你不得不相信，我与你碰面之前，我已经托监狱当局，取得你的血液样本，做了DNA鉴定，确定你是我儿子呀！我已经跟领事馆办了户籍申请，我要带你回日本，你的日本名叫作春田健二。我老婆没有子嗣，也过世了。我拥有庞大的百货商业，全东南亚都有商店。你可以跟我学生意，往后，我的家产就由你来继承了。我年轻时犯了错，遗弃了你们，希望能弥补你一切。你妈妈死了，是我一生的悔恨与愧疚……希望你考虑清楚。”

阿健节节败退了，再恶毒的话也骂不下去了，屈服在这个日本人面前。

春田大佐看来那么诚恳、善良、可亲。

他带着他去妈妈坟上拜祭。

春田大佐佝偻的身影，站在母亲坟上忏悔流泪。

他也默默在母亲坟前祷告：妈妈，我该认他吗？



(4)

他决定叫春田健二了。

反正他对黑道生涯，对苦难的日子没有丝毫留念。

他年纪大了，还能拼搏多少年？

要是再一次犯案入狱，恐怕就要老死在监狱里了。

就“认贼作父”吧！又何妨？

临回日本前，春田大佐在酒店套房，刚好看到一节新闻，他愤怒地挥动手！

“蚁民，永远是蚁民…懂得什么？说我们不重视历史事实，他们才不重视历史事实呢！南京大屠杀，根本是捏造的，肯定是捏造的。日本解放亚洲国家，帮他们赶走西方殖民者，提早使他们脱离殖民统治，他们非但不心存感激，还要骂我们是军国主义者？我们每年拿了多少金元给他们援助，得到这样的回报吗？拜拜靖国神社，他们也抗议？抗议什么？什么东西嘛？无非是想借这个问题，趁机敲诈日本政府，提供更多的经援。”秘书唯唯诺诺，不断附和称是。春田大佐尚意犹未尽。他走来走去，和蔼的眼神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鹰一般锐利！神情如嗜血的苍狼。这才是他的本来面目？对吗？他仍愤愤不平的咆哮，像鹰一般的爪子，骨节嶙峋的手箍紧了阿健的肩膀：“我告诉你，儿子…大和民族，永远是优秀民族，你拥有一半是大和民族血统，要争气啊！要帮助我在有生之年，看到‘大佐’百货的旗帜，插在亚洲的每个角落。‘大东亚共荣圈’的梦，肯定是会实现的。”

阿健突然冷汗直冒！

他仿佛看见一个赤裸的军人骑趴在妈妈身上辱凌的姿态。



阿健一直在挣扎。

一边是飞黄腾达，做春田健二。

一边是黯淡的江湖路，贫病、牢狱、血光！

带头的人继续在呐喊：“抗议！抗议军国主义者……”

他仍然挣扎着，握刀的手在微微颤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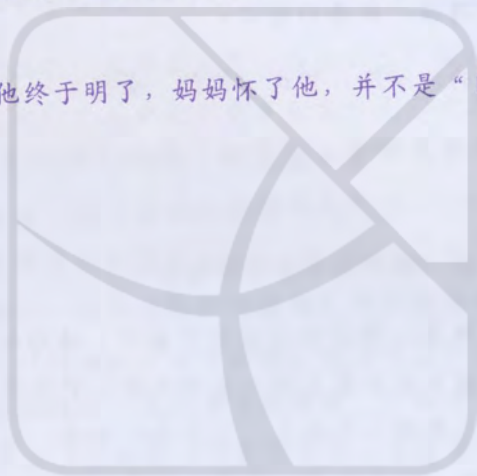
妈妈不该被强暴，他是不该被生下来的！畸形的第十一根手指，是不该留在手掌上的。春田大佐，前是军人，后是日资资本家，都同一个面孔，不是吗？贪婪、夺掠、霸道、狰狞的嘴脸，“王八蛋…你下地狱去吧！”仿若与父亲最后的决绝！他一刀狠狠切下，一阵剧痛，畸形的手指终于和他告别、脱离…血流如注、暴雨也如注。暴雨很快冲刷去血迹。他感觉一阵冷颤，咬紧牙根。伤口总会愈合的，不是吗？血会停止流的，不是吗？他从来没有这么畅快的感觉，与过去的屈、奚落、嘲笑告别了。

一个崭新的阿建“诞生”了。

七条汉子，个个挺立，没有丝毫露出痛苦的神情，

手举高了断指，整齐有序的呼喊口号：“日治时期的死难者，你们安息吧，日本鬼子，滚出我们的家园！”大伙儿跪地叩拜死难者纪念碑。阿健也同一个动作，跪叩在日治死难者纪念碑前，痛哭流涕。妈妈死时，他没有流半滴眼泪，仿佛弥补似的，他毫不掩饰地让悲伤宣泄，让眼泪奔流。咸咸的眼泪含在嘴里，他呼喊着重“妈妈……妈妈呀……”

他终于明了，妈妈怀了他，并不是“自愿”的。



天亮前，床边的电话蓦地响了起来，撼动现实世界的微寒空气。我像老祖母穿线穿不进针孔般胡乱地摸索，终于将话筒抓在手上。

这时后四周还是黑凄凄的，我反射性地瞥了闹钟一眼，涂上夜光漆的长短针正

显示着准确的时间，可是我那还没完全清醒的头脑未能马上分析并接受任何与时间有关的数字。

“喂？”对方似乎也没等我先开口的意思，迫不及待就问了一句不包含任何问候的问题：“知道我是谁吗？”

对方是个女性。

我含糊地“嗯”了一声：“……谁？”

传来一阵轻笑声：“你正在睡觉吗？”这笑声怎么这

五月

谢伟恩



样熟悉……，很熟悉！

记忆就像横扫过蒙古大平原的龙卷风般不容缓地掠过，毫不留情地摧毁印度丛林，并化为沙哈拉沙漠中的狂野沙暴，最后形成一块坚硬如千年岩石般的鲜明印象：纤小的手、笔直而漂亮的长发、柔软的耳垂；澄清如泉水的眼眸，当印象迅速地逐一累积下来，她的脸很自然就浮现了。

经过十八年岁月洗涤后的我，居然还能在不到一秒的时距里清楚地回想起她的样子。所以记忆这东西，真是不可思议。

她是我读高中时的好朋友，可是毕业后就音讯全无，整个人如同在空气里突然彻底地消失。“你应该还像以前一样善忘吧？幸好你还没把我忘得一乾二净。”看来她仍改不了挖苦的性格。

“唉，怎会忘记呢！”这些年一直打听她的下落，没想到竟得来全不费工夫！“你在哪里？”“也许离开怡保太久吧，我不太清楚这是什么地方。”我可以想象到她寻找头绪似地环视周围时的表情：“反正是在离你不远的某间酒店就是了！”

由于她是在我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之下突然出现，我的反应显得有点像被切掉尾巴的狗般一时适应不来。虽然我的心情就跟油倒进烧红的镬一样兴奋得连自己也觉得恐怖。

“不过，”她继续说：“我在怡保只逗留五天而已，因为下星期我将前往美国……。”

她顿了一顿，仿佛思索着该怎样接下去说。我耐心地等着。“假如幸运的话，一定会在圣诞节前回来找你。”

以前，每次和她交谈时，我总觉得有股近似幸福的感受。我们总爱花很长的时间来交谈，像是恋人般谈得很投入、很亲密，话题的范围包括文学、音乐、时事、风景，甚至语言学。

假如当时能和她成为恋人的话，也许我的经历不至于支离破碎。

其实，我一直暗恋她。从邂逅的第一天开始，我就被她毫无理由地吸引着。结果，这种微妙的感情竟累得我像残旧的枕木般筋疲力倦。

好几次向她表白，然而却因害怕承受不起被拒绝的挫

折，而情愿站在遥远之处默默地守望。

她的消失是否与我的懦弱有关？当这个念头在脑际一闪而过时，我便问她：“你来怡保是有事情办吗？”

“嘿”她反问：“现在是几月？”

我想了一下，答：“五月。”

她继续问：“是否还记得我的名字为何叫五月吗？”

我马上回答：“因为你的生日是在五月。”

她高兴地笑吟吟地说：“这次我回来的目的是想邀请你陪我共渡今年的生日，如何？”

“非常非常乐意！”我听后兴奋得几乎连电话也抓不稳。

她的声音瞬时显得像被什么哽住般：“你总会使我感到很温馨……，谢谢你。”

“为何跟我道谢？”我随口问。

我听见她深吸了一口气的声响。也许她犹疑着是否该继续往下说吧？不过，她还是说了：“虽然只是短短的五天，我相信这将是我一辈子中最经典、难忘的日子。嘿，你知道吗，我一直希望有一天你能陪我渡过生日，可惜都无法实现。”

幸好在另一端的她看不见我此时涨红的脸：“假如……，”我提起勇气试着问：“只要你愿意，每一年的五月我都陪在你的身边，共渡生日！”

“很高兴你终于敢这么说。”沉默了片刻，她继说：“可是，这已不太可能了。”

我把最先浮现脑中的话说出口：“你结婚了？”

“不！”她似乎刻意轻松地笑了笑：“假如美国的手术一切都顺利的话，你要记得遵守诺言噢！”

手术？我紧张地问：“你病了？”

“别紧张，小病而已。”她的笑声根本就缓和不了我紧绷的神经。

“我患了血癌。”

维持了相当长时间的沉默。与其像在搜索遗失了的话题，不如说是沉浸在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果的共同记忆里。

“明天我去学校请五天假。”我决心打破沉默：“然后马上来酒店找你，好吗？”

“……。”

“好吗？”

放下电话后，我不打算再钻进被窝里。我到厨房泡了一杯浓浓的咖啡，把椅子搬到窗边，拉开窗帘，银白色的月亮寂寞地浮在夜空。本质上是毫无意义的时间竟在瞬间显得异常珍贵。

我在窗前坐下，轻啜了一口咖啡。然后沉溺在回忆的浮光掠影里等待天亮。

成龙之路

家具的抨击声，门窗、玻璃都发出了阵阵剧烈声响，一阵阵的咒骂声，一阵阵的嘶吼声，那啼哭和哀愁声更是凄厉。一场家庭大地震又快爆发了

.....

有明



这是个冷清清的深夜，惠梅孤寂的芳心，除了让沉重的大石紧紧逼压，实在是找不到妙法善策。唉！愁对苍天星月愁更愁，面壁灰墙厅堂烦更烦。惠梅虽然打了一整天的电话，仍是无法找到丈夫的去处，因为他已两天两夜不见踪影。

凌晨三点多，隔邻的黑狗突然狂吠，浩野半醉半醒地拼命敲门喊叫。

“没有一个晚上你会早点回家！”

“回家做什么？你对着我，我对着你，这样子就会有座金山银山出现吗？”浩野很不甘愿地回应着，他边说边步履蹒跚地走近沙发，整个厅堂都散发着浓浓的酒味。

“已经是这把年纪，还是得要人教训！”

“干么你不教你的女儿？我老子做什么不用你管！”浩野粗声粗气地说



道。

“相当年，要是你不把那份高薪职位辞掉，现在就可领取一大笔公积金！也能让儿子顺利进入大学呀！”

“为头家赚钱，多么愚蠢！我可是会搞生意的人呀，我有生意的头脑！”浩野老是觉得自己理由充足。

“哈哈，天生我材必有用，你等着瞧吧！”浩野平日最喜欢在醉乡里讲醉话，这回也不例外。

“你的发财梦发了几十年了还会醒吗？”

“老婆呀！不要小看我，机会还多得很呢！”

“难道你没有发现自己已经长满了苍白的头发吗？你以为你还是那些年轻有脑有冲劲的小伙子呀！”



“别白担心了！这正证明我这块老姜，最够辣，功力深厚，经验十足，稳重可靠！”

不知什么时候，他倒坐在长沙发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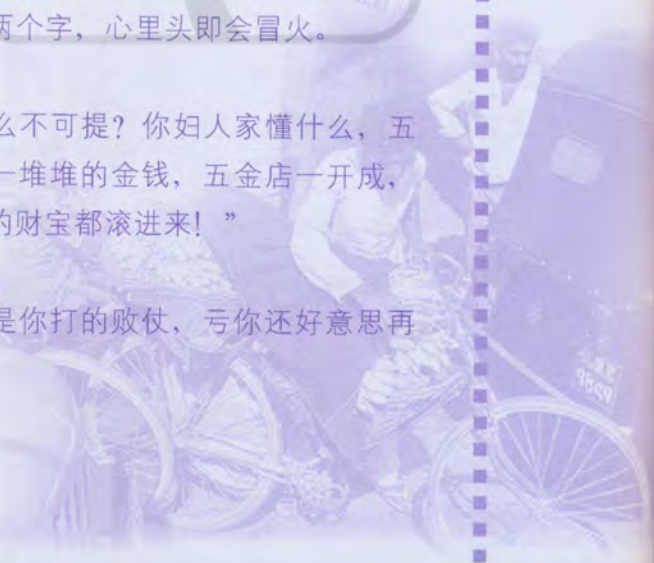
“你如果真是这么稳重可靠，就不必搞到现在都没有人肯相信你！”

“话可别说得太早，你看着吧，老子我还会再开一间五金商店，目前我国建筑业极度发达！有得做！一定有得做！”浩野非常得意地扬声说。

“你别再提五金生意了！”惠梅一听“五金”两个字，心里头即会冒火。

“干么不可提？你妇人家懂什么，五金店可是一堆堆的金钱，五金店一开成，四面八方的财宝都滚进来！”

“那是你打的败仗，亏你还好意思再提吗？”



“小李要赖帐，那是没有办法的，他声明日后必会还清债务！”浩野心中很有把握地解释着。

“到今天你还相信这些小人？表面看他 是穷得可怜，可是他的妻子、儿子都有产业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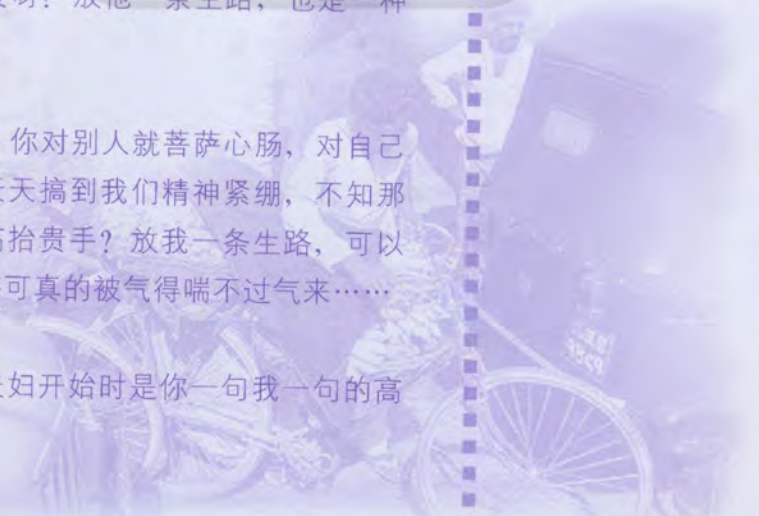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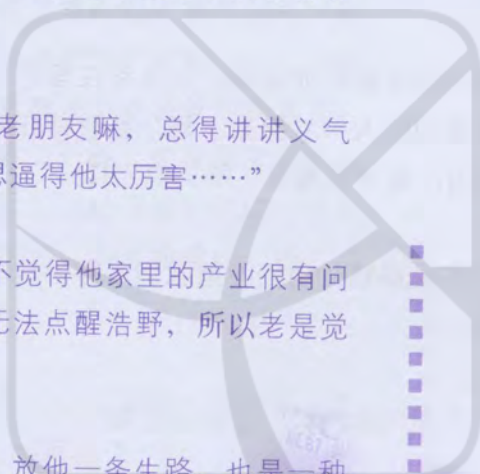
“我们是老朋友嘛，总得讲讲义气。我怎么好意思逼得他太厉害……”

“你难道不觉得他家里的产业很有问题吗？”惠梅无法点醒浩野，所以老是觉得懊恼。

“老婆呀！放他一条生路，也是一种美德！”

“哦！你对别人就菩萨心肠，对自己的家人就天天搞到我们精神紧绷，不知那一天你能高抬贵手？放我一条生路，可以吗？”惠梅可真的被气得喘不过气来……

浩野夫妇开始时是你一句我一句的高



声舌战，接着是家具的抨击声，门窗、玻璃都发出了阵阵剧烈声响，一阵阵的咒骂，嘶吼声，那啼哭和哀号声更是凄厉。家中的两位老人不得不爬起来，战战兢兢打圆场，儿女们都被吵醒了，一场家庭大地震又快……

左邻右舍都灯光通明，人人都在埋怨说：“我们一大早就要去上班，整夜都在吵吵闹闹，简直是魔鬼！那里像人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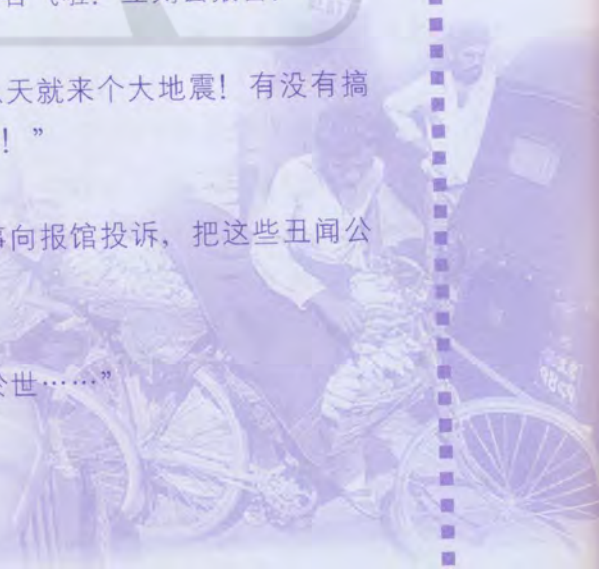
“有没搞错！他们吵架我们就得陪他们遭殃！”

“不用再客气啦！立刻去报警！”

“十天八天就来个大地震！有没有搞错！真是要命！”

“将这事向报馆投诉，把这些丑闻公诸於世！”

“公诸於世……”



“真是丑闻……”

“羞不羞呀……”

惠梅的老同学文文听到了消息，即赶来慰问惠梅。惊见惠梅被折磨得不成人形，那遍体是瘀青瘀黑的可怜样，红红肿肿的丑怪相，两眼都让泪水苦苦的浸淹着，可真令文文心寒了一阵。惠梅那凌乱的头发似草堆，衣服也被扯得破破烂烂，文文可真想把浩野找出，重重地揍他一顿，以替惠梅出口气。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搞得这么严重？”

“快把前因后果说一个清楚！”

“惠梅对着老同学，没有办法不把过去的伤心事细说从头。於是惠梅对文文说了以下的事实。

原来浩野一向来抱负大，志气高远，

他很有自信地要谋求向外发展。他虽然是永光贸易公司经理，可是为了与东主很小的“意见不合”，便赌气辞去高薪职位，就干脆与几位“猪朋狗友”合伙经营五金生意。开始那两三年，生意倒是算兴旺，可惜好景不常在，主要的是内部某些股东有些心病，无法合作，无法团结。彼此常闹意见。甚至老陈常会私运货物，占为己有，小李则私吞公款，

有些股东看到情势有问题，便赶早退股不做。最后拖累五金公司欠债累累，逼得报穷收盘。在这之前，为了生意的金钱周转，浩野拿了楼房的“牙兰”，向银行贷款数十千。数十千冤枉的亏蚀完了，浩野还是无法翻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原来浩野再也没有能力付钱给银行赎回房子啦！他知道楼房将遭受封屋的命运，於是他便瞒着妻子急急把楼房转割给朋友张东平。

浩野以为可以暂时逼过紧急关头。偏偏世事真是难以预料，张东平不久便害了重病，一命呜呼！当时楼房便顺理成章的

便成了张东平妻子的产业啦。但东平妻子却无法如期供款给银行，年月一久，该楼房便欠下了一大笔必须急急供款的危机了。事前惠梅一点都不晓得住着的楼房早就割名给了张东平呢！

直到有一天，惠梅接到银行将要“封屋”的通知书才知道那没良心的丈夫竟会作出这么自私的下策。最后惠梅在没有任何更好的办法下只得东奔西走的去求朋友相助，以及变卖首饰，凑得一笔大数目，方能请到律师请求银行暂缓“封屋”。

“文文，我捱了大半生，单单为了这间房屋，就把我折磨得不像人啦！如今每个月在补习学院所得的薪水，就是全用来供这间房屋。我已经六十岁了，有一天，真的要见阎王时恐怕都不会有人供款给银行了！”惠梅说得越伤心，她的泪水就流得越多。

“事情到了这地步，我已尽了最大的力量，可是他偏偏“死性”不改，数十年了还自以为了不起，是人材，是最有“性

格”、最讲义气的好汉。”

“他其实是块“废柴”，是“死虫”，数十年都还是沉迷着那“发财梦”。

“这么多年他除了是个酒鬼，就不曾做过一件对家中有好处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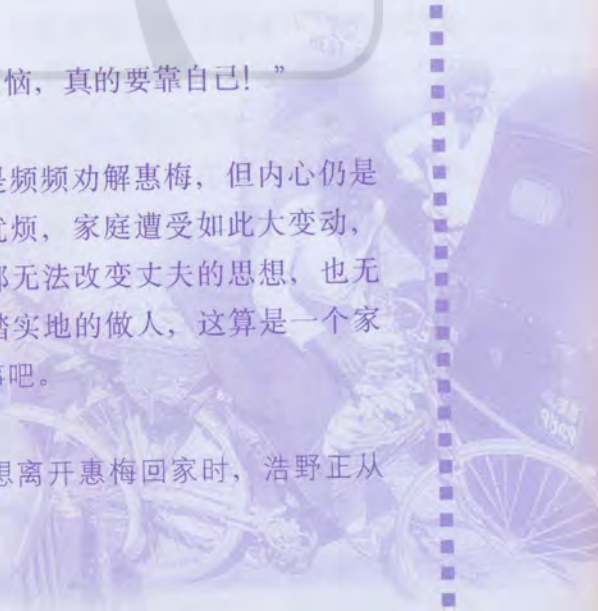
“惠梅呀，你可要多为自己保重，别再理他的行为了吧！累坏了身子，可没人照顾呢！”文文想不出更好的劝说。

“万事都得放松，看得开，烦恼就自然除。”

“排除烦恼，真的要靠自己！”

文文虽是频频劝解惠梅，但内心仍是替惠梅觉得忧烦，家庭遭受如此大变动，惠梅数十年都无法改变丈夫的思想，也无法令丈夫脚踏实地的做人，这算是一个家庭中不幸的事吧。

当文文想离开惠梅回家时，浩野正从



外面匆匆回来，文文见到，唯有对他规劝一番，希望浩野以后斯文地对待惠梅，祈望他不要随便动粗。

“哎呀，你们女人都是这么长气，怪不得我一生都不会走运！”“好，你们放心，我今天就离开，从此你们不必再插手管我的行踪！”浩野非常坚决地说。

“哼！我对你是完全失去了信心，难道你还会变成一条龙不成？”惠梅对丈夫的行径和言谈永远都不会感到服气。

“老子我就是要变成一条龙，这回我一定去修成一条龙，世上还有无数的财宝等着我去挖取呢！”

浩野真的提了个小小的“行李袋”便离家而去。惠梅的心灵上似乎是平静了许多。

一天，两位警员登门造访，并说明浩野卧死於公厕里。惠梅听后顿觉一大波浪向自己猛扑而来，天地间仿佛都在不停地

震荡，全身不由自主的在摇晃。

“为什么他死了还要给我添麻烦？”

“他不是要到深山去修炼成龙吗？”

“妈，您别再去想那么多了，警员说爸是喝了大量的酒才会暴毙！”大儿忠良虽然伤心，却一心在照顾着妈妈。

“妈，我们一定会好好照顾您的！”
女儿蓉蓉也明白妈妈的痛苦。

“惠梅，别再懊恼啦。你这对儿女必定是前途无量！”文文这枚“提神针”似乎有特效，成功让惠梅心情平静了一些。

“我不应该再那么伤感！”惠梅似乎想通了很多，於是苦笑着脸，徐徐的为丈夫上香……



浩浩 湄公河

伍良之

一个三轮车夫每天载送一个妓女，一个采莲蓬卖莲花的女孩替一个患上麻疯病的诗人抄写诗稿，一个美军重访故地寻找失散的女儿，一个街童兜售小玩艺儿苟延残喘来维生，这是我不经意中在电视上看到的一出越南电影，片名似乎是 THREE SEASONS，叙述的是当前越南人民的生活故事。影片里的三轮车夫和妓女，是整个故事的主线。三轮车夫定时到点载送妓女到旅店，妓女以为这个穷光蛋那么忠心耿耿，无非也是想一亲芳泽她就向他开了个价，在一个三轮车夫每天只能赚取那么一丁点的钱那的确是个天文数字，但车夫有耐心也能等待。他在三轮车夫竞赛中赢得了那笔钱，妓女也不嫌弃就以身相许，可是出乎她意料，车夫只要她穿上那袭他带来的民族服装在他前

面走一趟，……，隐隐发射出的民族意识、民族自尊，不言而喻。这样的故事，其实并不很新鲜，但导演要传达的意旨，尤其是像越南正在愤发图强的年代，却是历久弥新。我却没有想到，不久后，我竟然踏足在越南的土地上，亲眼目睹越南人民的生活故事。

我坐着小船在湄公河上泛游。导游小姐说住在湄公河畔的居民不叫它湄公河，却叫它九龙江，它在越南人民心目中是一条龙，龙口有九处，所以叫九龙江。我在龙身摇动摆荡中，看着龙在那泥浆色的江水中翻滚游转。烈日下河水应该还是凉凉的，在凉凉的水中游戈也是舒服欢畅的。

小船停在凤岛，导游小姐带我们上去参观。这个蕞尔小岛经过椰子教教主的精心策划，俨然是龙口里的一粒珍珠。椰子教教主既把这里当巢穴，刻意叫人铸造了九条龙，其中一条就是他，其他八条是跟随左右侍候的龙女。当他坐在宣教的宝座上，左右两旁各有四个美人，排场霸道，然后便煞有介事地向着那些蹲坐在他宝座下的善男信女宣读什么法法天定法，定法不是法，……玄之又玄的教义。坐在高台，傲视一方，他确是有点唯我独尊，刻意制造的月亮、星球都在他的宝座下，统领星球，俯视大地，芸芸众生都是他的信徒和子民；狼子野心，狂得不能令人置信。越南在腐化政权统治下会出现这样的不人不

鬼的椰子教主一点也不奇怪。一个纨绔子弟以读书为名到法国风花雪月多年，觉得不过尔尔，加上本身一无是处，天地多大，他却无容身之地，想来想去不如归去，回去那个有钱就可以使鬼推磨的故国。想到做到，就在九龙江上买了个椰林婆娑的小岛，妙想天开，既然椰树多，开宗立派，就叫椰子教，自己就是教主，岛上胡天胡帝，谁也管不着。有人肯花钱，又会花言巧语的，湄公河畔的一些愚民愚妇自然趋之若鹜，奉他为教主，当他是神明，如痴如醉，可怜又可哀。不过，等到越南全国解放，新人新事，椰子教教主自知无立足之地，仓惶逃命去也，留下这个小岛也就成你湄公河上一个景点，一个可以让后人省思的小岛。

离开了这样的一个曾是乌烟瘴气的小岛，小船带我们走上一个充满生活气息的麒麟岛。望着岛上河叉上的海底椰，与那陆地上的椰树，同样是椰一个长在水上，一个长在陆地，一时便联想到靠湄公河为生的越南人与靠越南土地为生的越南人，他们不也是一样并立在越南土地上。陆上椰树与海底椰，俨然就是越南人的化身。

麒麟岛上的越南人还是以农为主，辟果园，栽种热带水果；养蜜蜂，采蜜糖；那儿椰树多，就地取材，生产椰子糖。他们买不起机械，他们就手脑并用，用锄头开辟果园，用巧手做椰子糖。眼睛看到，自然也可想像得到他

们生活清苦；而我们这些游客，一踏足到他们的岛上，他们就已经茶来水到，跟着就是一碟一碟各式各样的水果放到桌上来，这些热带水果在我国我们都能尝到，现在在一个不同的国家，而且是在一条大河的小岛上，吃着岛上的人手种的水果，是有一种异样的感受。望着那龙眼树、那龙珠果，自己就坐在这些瓜瓜果果的树荫下，口里吃着水果，眼睛看着那三个越南孩子在吉打的搭配下，稚气未脱地唱着越南歌，我有点活在梦中的感觉，因为在我的下意识里这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今天她的人民到底能够自弹自唱，那是在劳作过后的享受，是的，那是苦中作乐，不过却是自得其乐，这个世界已换了装束，越南人也换了新装。

他们栽种果树、养蜜蜂、包椰子糖、划小船载送游客，日子是苦了点，但在自由的空气下用自己的劳力去换回温饱，那是人活得像人的最起码条件。

回程时，导游小姐指着湄公河那远远的岸边，这个工厂是澳洲人投资的，那一家工厂是泰国人投资，……。世界各国的资本家似乎都集中在湄公河畔，他们是不是带动了越南走向繁荣、走向幸福，我不知道。但在这几天的行程里，我看见的越南人，许许多多都是脚踏实地、刻苦耐劳，就像我不经意看到的越南影片THREE SEASONS所描述的人和事，是那么的一模一样。

我在距离马泰边境不远
的宜力都鲁亚新村当合约教师
期间，发现在那儿边陲地区，
倒有几性格鲜明、形象突出
的人物，是写作的好题材，
如果不记录下来，任由材料
“烂掉”，委实可惜。

一
介

相识在边陲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在嘲笑、讽刺过许多帮闲文人之余，最后，以描绘四个奇人结束，那是会写字的李遐年、会下棋的王太、会画画的盖宽与会弹琴的荆元。

已故香港作家曹聚仁，在《采访二记》一书的《前记——与长女曹雷书》中写道：“……我曾叫你抄下了《儒林外史》中最后的四个人。我最爱的是荆元。他有着做裁缝一套本领，不必依人为生，做那些达官贵人的清客；他吟诗做诗，只是写出自己的心怀，并不是附庸风雅；他也



写文章，并不替什么圣人立言……”

我在距离马泰边境不远的宜力都鲁亚新村当合约教师期间，发现在那儿边陲地区，倒有几性格鲜明、形象突出的人物，是写作的好题材，如果不记录下来，任由材料“烂掉”，委实可惜，于是欣然作个速写：

我首先想到的是章清兜君。学校的老师们都说邕都鲁亚新村居民急公好义，乐意助人，我想章清兜君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家住邕都鲁亚新村学校附近，在宜力驾驶长途巴士多年，近年升任该华资巴士公司的宜力“站长”。犹记得抵达宜力初期，第一个周末在车站候车还乡。我想知道后天傍晚重临此车站，最后一班开往新村的巴士几点开行，免得面对无车可搭。环顾四周，一个华人都没有——这是宜力巴士车站的常情，章君正在售票室内处理车票事务，便朝他那儿走去。哗，他一听我问起“邕都鲁亚”，就像见到故人一般，马上从售票室走了出来，那是需穿过后门并绕一个大弯的，频频问我来自何方、为何要去邕都鲁亚，然后才讲明最后一班巴士几点开行、是那一间公司的车子，又给我他的电话号码，说后天傍晚如果来迟了，搭不到车，而他也收工回新村去了，那不必慌，就打电话给他，就会即刻出来载。第三傍晚，我乘坐的巴士一抵达宜力车站，他立即从售票室出来，带我到该搭的那一辆巴士……。

有一次，我代表学校去市区参加童子军会议，来到车站，却不知该怎样去开会地点（县教育局的教师活动中心），就往售票室问他，原只是要查明方向，谁知他二话不说，马上放下手上的工作，拿起两顶头盔，叫我“弄帮”他的电单车去县教育局。耽搁了他的公事，真是于心不安！

一日，因为等待还乡的巴士还未开到车站，和张君有较长的时间聊天。早年我在怡保育才中学念书时，同班的刘宏才君，来自宜力，是个高材生，每年考试名列前茅，人如其名，的确是个“人材”。1961年中学毕业后，刘君赴台湾大学读工程系，毕业返马后没有几年，听闻他逝世了，我不知其详，转瞬已约三十年！我向章君探听，他说：宏才学成后，在宜力水电局任工程师，前途无量。那时马泰边区尚有马共活动，军警行动频仍。一天，宏才放工后雨中驾车从水坝回家，在高拉雷新村附近，为了闪避大型军车，误撞山壁，伤势严重，终于魂归天国！那么年轻就离开人间，令人不胜唏嘘！他的家族，后来设立“刘宏才奖学金”以资纪念，颁发给本区成绩优良的学生。章君谈得兴起，讲到1957年，全马性“学潮”期间，他正在怡保培南中学念书，也骑着脚车，加入了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跟育才中学、霹雳女中等学校学生大汇合。那时，我是育才中学初中二学生，也见证过这大场面。于是，两



人找到了共同的话题，这位祖父级人物，忆起年轻时代的往事，兴奋且带着一股豪情，谈到险些连巴士要开走了还不知！

斯文清秀的杨贤元君，是村里唯一的理发师傅。奇怪得很，第一次见面，他便指出我有写作，连笔名是什么都知道。日后光顾他的理发室（住宅的一部分），才晓得他竟然是实兆远老乡，1901年南华中学高中毕业，早年写作颇勤，投寄叶世芙主编的《蜜蜂》、萧遥天主编的《教与学》与各报副刊。后来，我在《教与学》第13和14期，找到他的三篇诗作：《风》、《拖》与《相别》，料想连作者本人也没有收存，特录下其中的《相别——给远方朋友》：“记得三月中和你相别／我在挥手你在苦笑／那时正是酷暑熏人／巴士带走忧悒的心。

两行泪水好留情／汇聚一条爱河的幻景／我缄默地打开神秘的窗／仿佛你把眸光向我投射。

从此我俩是对好朋友／你应不再有暗郁的困扰／希望我们日后再相会／我这颗心将会振奋而欢欣。”

问起他如何在边陲落户生根，原来是受在宜力教书的兄长之邀，离乡被井来此帮忙看顾胶园，想不到他的哥哥后来却向更遥远的吉兰丹谋发展去了！他的理发技术，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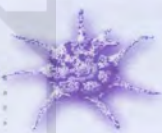
求学时代学来的，因为家境欠佳，颠沛流离，小学竟然读过三间（二条路建华华小、甘文阁国民华小、莫珍歪群贤华小），中学时期就靠理发和割胶半工半读！近二三十年来，他每年都骑着电单车，从宜力回到实兆远两三次，料理父母遗下胶园的事务。那辆“长征”用的“威士霸”，轮子小小，就静静泊在理发室一角。

比起以前，杨君现今的情况当然好得多啦！他代表民进党出任县议员，或许是全州甚至全国最“平民化”的县议员呢！

认识钟盛喜君，倒是充满戏剧性。一个下午，我在杨贤元君处理发，他也来等待，先前未见过面。不知怎样谈判艺术摄影方面，才晓得他对此极为当行，兴趣浓厚！毕业自太平华联中学的他，是马来西亚摄影家协会会员，曾组队到远方寻幽探奇，拍下精彩镜头，收获丰富！摄影界知名人士如怡保的符国建、檳城的冯标干等，和他都有交往。接着谈到佛教的课题，他也很有心得，对佛教他是采取“一门深入”的方法，专心研究《金刚经》，自认从《金刚经》获益甚多，劝我应该细心研究读此经。我从理发室回到住处，没有多久，正要赶赴学校的一场盛会，他拿着一包物件来找我，声称是“来卖直销的”！坐下来后，可不是搞直销，而是专程送我一册昔日上海江味农居士的《金刚经讲义》，书型比一般杂志还要大，厚达四百余页

，密密麻麻都是字。钟盛喜君，真像是从《世说新语》书中走出来的人物啊！他给我的名片志明是艺术工作者：茶道、书法、摄影、佛法。“可真多才多艺！”

青年书法家兼摄影家黄华安君，是岂都鲁亚土生土长之辈。他自台湾大学毕业后，仍留在台担任记者，与台籍妻子所生一子则放在此间老家交由母亲及兄嫂照顾。其子名“追日”，读一年级，老师们都对此名感到不解，有将“追日”二字翻译给女马来老师听，他却说中国古代有过这个故事，料想“仄固”尝阅读“夸父逐日”故事的译文吧！黄华安君曾来学校探着儿子，拿起摄影机，几乎拍完校园每一角落，不失摄影家本色！



福州小记

春天的味道

微风

我把薄薄的一张粉皮摊开来，夹起一筷子的芽菜、韭菜，放在粉皮上，再小心翼翼的卷成长方形。左看右看，真像我们家乡的“薄饼”。

“您把春天都卷起来了！快吃！快吃！”旁边相伴的福州朋友都笑了起来。



春卷——原来就是春天的食物。我也笑了，忙把手中的春卷放进嘴里，一口咬下去——啊，轻轻脆脆的、香香甜甜的；慢慢咀嚼，只觉得甜美的滋味溢满了心田。

春天真好吃！可是，似乎还缺少了什么？！

我想了想，又拿起一张粉皮，摊开来，挟满一筷子的芽菜、韭菜放在粉皮上；再想了想，又把福州朋友的热情、友好、和善、祝福一股脑儿都放进粉皮里，再卷成长方形，放进嘴里，一口一口地咀嚼着。

啊！春天的滋味更美妙、更浓馥、更香甜，更让我陶醉！

春天真好吃呀！我快乐地想着，春天的味道已在我心中留下了永恒的回忆。

春 天 的 风

福州的唐希老师带着朵拉和我，穿街走巷，奔走于福州的三坊七巷里。

我们的脚步匆匆，我们的镜头匆匆；阳春三月的

风也匆匆的走过我们的身边，顽皮地撩拨着我们紊乱的心。

真是紊乱啊！走进三坊七巷，我们恍似一脚踩空，从繁华热闹的现代掉进了百年千年的古代里。

背后的街道尽是现代的建筑物、热闹的人群、喧哗的人声、车笛声、脚步声；而我们面对的巷道却是静悄悄的不闻丝毫声息。触目所及都是古代的建筑、斑驳陈旧的墙壁、长长的石板路或水泥道伸向弯曲的前方……

“这些屋子都是唐宋朝的名人曾在这里住过，近代也有不少伟人在这里居住过……”

林则徐、邓拓、严复、沈葆楨、林觉匡、冰心……百年的历史人物突然间都从唐老师的口中复活了。

听着听着，我们的心渐渐远去，眼前的景色也渐渐鲜明。年老的朝代、陈年的历史又重现脑海：依稀仿佛看见林则徐踏着沉重的脚步在安民巷、郎官巷、宫巷、黄巷里走着走着，巡视着巷里的每户人家是不

是犹沉溺在鸦片的毒海里；依稀仿佛看见十一、二岁的冰心绑着小辫子，背着书包，踩着轻快的脚步，穿过南后街、塔巷、花巷上学去；依稀仿佛，在杨桥巷的一间老屋里，看见黄花岗烈士林觉民正在昏黄的灯下写着《与妻诀别书》……

脚，踩着历尽苍桑的石板路；手，抚摸着冰冷布满岁月痕迹的石墙；湮远的朝代、久仰的伟人名士正默默的凝视着我们……

从三坊七巷钻出来，马上从古代回到了现实：时髦的现代男女，两旁的商店摆卖着琳琅满目的现代物品。车声、人声如浪涛般迎面扑来；忽然疑心：我们正处何方？现代？古代？现实？虚幻？过去？未来？

迷惑间，春天的风从巷口奔出来，热情地拥抱着我们。

我的心一下子舒坦了，原来，这一切都不重要，因为，不管是古代或现代，一切的一切都会变成历史。也唯有真实感人的历史才能像这春天的风，忠贞不变，永恒地遨游在广袤无边的天地间。

朋友

交友，被也被视为人生最大艺术，亦是人生快乐的泉源之一。

世间若处处碰见类似典型的朋友，寰宇之情必会温馨，生活也必定很轻松得意无压力。

圆荷

朋友，有的甜言蜜语；有的，清淡如山涧小溪。

朋友，有的天天相见；有的，偶尔碰见。

所谓论交谊有古人风，友道像古道照人，彼此志同道合，诚信相交。而“友谊，友谅，友多闻”更是友谊的基础，有士为知己更难得。旧友如金，更贴切窝心。

友谊是人生的花朵，友情更能滋润干燥的心田。曾听过：

友情是关怀，也是照顾；

友情是施舍，更是牺牲。

多年来，彼此间友情的气味，依然是那么清纯；让人舒适，怡然自得。纵然不常见面聊天，但保留一分心意，皆还浓而不腻，纯而不虚。真挚，诚恳，就够了！

不知打从何时起，我把她联想成竹。

也许，把她形容成一根竹子，的确不为过。毕竟，直溜溜的竹身，恰似她的心境；坦坦诚直率的性格，一点刮囊或纤维也无纠缠在轴心。对人对事，一向皆黑白分明，从来亦无私心或奸诈阴谋。纵使被人诬蔑或蹂躏了人格，依然大量的不计心仇，更甭论怀恨在心。原谅他人，经常是她的人生原则。心思，更是竹型一般，一破即通明，毫无扭纹或核心。单单纯纯，直肠直肚的，往往是心术不正者瞄准目标。然而，她仍无心惊胆跳或逃离困境的念头。

因为，她皆认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不是不非，世界太平。

她也慷慨的认为：不必在乎被中伤的流言，也不必在意造口业的人，一切不悦的事情将会成为过去；而造谣生非的人，也会无趣的平息下来。

她就以此心境与概念而度日。可想，忍耐的心志可多大多苦？一向，多做事少讲话是她的个人原则。

工作时多半保持沉默，纵然听见同事间的是是非非或

喜讯，她也照样的封口不提不论不张扬；把世人所爱传送他人是非精神，统统皆化作专心工作的力量。纵使碰见一些同事因误会谣言而引起的猜测或轻视，也沉默不语而不加以解释。她总认为着：有时某些事况会越澄清越灰黑。

毕竟，“不雨花犹落，无风絮自飞”所以，宁可选择沉默是金的座右铭与同事相处共事。

知悉她的工作状况如斯揪心，令我胆颤心惊，忧虑不已。而她却认为：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不惊不惊，尚可忍受，还工作得顺利，身体安好。

一日，她悄悄告诉我曾遭受同事欺骗与利用无数次。

嘿！贪图利益的小人，心地可坏啊！竟然会耍出那样奸诈的手段令人蒙受损失！

然而，她却说：不要紧，一次经验，下次学精明些。

真可悲，坦诚诚的竹子，竟一次再次被利用了！

那日，电话告诉她，我想找一些剪报，但日期又太遥远，恐怕得到也不易。蜚知，几天后就收到她寄来复印的一份，而且，还把报纸修剪黏贴得整齐。顿时，让自己羞愧汗颜，也才觉悟到：自己曾多次要求她办这办那，而每次结一一达到心思的要求。纵然，彼此一两年没见面，她依然是对我“有求必应”的给予帮忙。想来，这朋友可不平凡矣！

曾有一位朋友，让我领悟到“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真理与教诲，也顿悟了另一重要人生哲理，乃是：势不可使尽，福不可受尽，好话不可说尽，规矩不可行尽的含义。

更因朋友，让我喜欢上这首古偈：

君子之交
其淡如水
执象而求
咫尺千里
问余何适
廓尔忘言
华枝春满
天心月圆

而竹子，就经常让我心扉突然洞开，觉悟几许，省思繁多，思想凝练。

古代诗人与画家，总是与竹结下不解之缘。竹，也往往能令他们不断地萌生新鲜的灵感，令思维豁达，创意新出。山水画中，经常不乏竹叶与竹身，涵义似乎是长寿延年或美好意兆之征。也许竹子给我的感觉，恰似如此吧！

偶尔生活悄悄淡去情趣或惊喜时，竹子会突然寄来一份异常的欢喜，让平淡的心境，突然又变得开朗活泼起来。似乎，竹子经常皆令我思想来得更开心更快乐。而我，却没回报或表示过什么，然而，竹子却经常的频频道谢。

噫！朋友的定义，可真奥妙啊！

终于，让我明白了：

友情，是关怀。

友情，是牺牲。

由此，可以见到竹子的诚恳。我深信，所有的朋友们必能感染到她这份圆满的欢喜心。毕竟，交友也被视为人生最大艺术，亦是人生快乐的泉源之一。世间若处处碰见类式典型的朋友，寰宇之情必会温馨，生活也必定很轻松得意无压力。

但愿，心目中的这根竹子，永远皆那么的秀气纯青，继续往上展叶攀缘高升。百尺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是全身。

杂草丛中的竹子，犹如鹤立鸡群境，再接再厉吧，千万别低估自己！

因为，瘠薄大地，可以改造成锦绣山河，风光绮丽。

松树，可以长出代替荆棘。

番石榴，亦可长出代替

竹子，不需任何代替品，永远皆是保持着一份雅致。

但愿，彼此间的有情，恰似竹叶般的带绿黛绿茁壮，隐隐发出长寿的气息。蒺藜。



鱼类，有淡水鱼和咸水鱼。

鱼类，也有七彩缤纷或璀璨绚烂得令人神迷心醉，更有奇形怪状，异样非凡。

小章鱼

然而，一尾平淡无奇的小鱼儿，默默地陪伴我走过无数失意的日子。

人，总是那么善忘。欢心圆满时，总是没记起曾经陪伴自己默默渡过失意时的一些人与物；亦忽



一尾让人感动的鱼

略了他（它）们的贡献。一旦回溯起畴昔的揪心事件，感触的心思，的确是何其的澎湃激动；而感恩的心绪，又是多么的稠密，终日盘旋心神记忆。

那尾淡雅无艳的小鱼儿，就是那么笃厚，静静的陪伴我度过情绪受暴风雨时季。

记得在那段颓丧的日子，心思总是坠入黑的悬崖与山涧；又窄又湿，又黯又冷。无底洞的愁绪与心伤，时刻轮回与燃烧於现实的生活。尝试欲克服与忘掉所有不如意的一切，但却发现，圣人亦有愁绪伤感，故此遗留了众多的揪心与深伤的诗篇与憾事。

人，生活肯定有阴晴圆缺。如意、失意，经常谱满人生的乐章。只是，就看睿智的人怎么处理。

名人的箴言，诗人的诗篇，亦经常歌咏着：快乐，仍是人生的追求。烦恼，却是愚笨的人们自找的。幸福，更是自己创造的

.....

看来，我的悲哀失意，都是自找乎？

尝试做个智慧的人，试主宰一切懊恼愁绪，操纵一切心情的变化。

然而，却发现这些都不是件易事。原来，自己竟然还是生存在愚笨的概括领域里。悲伤与不得志的事件，亦时时耿耿于怀的萦绕心绪。想要做个心胸宽阔的大方快乐人，却又做得那么的虚伪。原来，被戳伤的心湖内膜，怎么也是弥补不回。想要原谅心眼脑袋皆罪孽的人，也是一种内心的挣扎与考验，的确沉重。

就在生活意义迷糊之时，只有这条小鱼儿默默的陪伴我，它最懂得阅读我的心思。

淡雅的鱼儿，不以艳丽来招惹人的垂注。它默默听取烦恼的细诉，从来都不打岔或加以评论；它也默默的悲泣流泪，促使鱼缸水泪交加，逐渐混淆模糊。



原来，它也有悲伤不愉快的事。只是没人会发觉，也无人想过鱼儿会流泪的问题存在。再说，它的忍耐度量很好，在遭受指点批评时，它从来皆是沉默的接纳。偶尔，它肆意摇摆着尾巴，或吐吐气泡来发泄一下心思懊恼。

多年以来，发觉小鱼儿皆是那么潇洒，当遇见任何污浊的东西阻挡前路时，它都是以甩甩腮，吐吐气泡，摆摆尾，闪动鳍尖的方式闪开眼前的阻碍物。从来，它皆没有要与杂物秽质搏斗的意识，更没有还袭或摧残那些迎头而来的废物的意念。

纵然经常遭受其他群族的攻击或环境的压逼，小鱼儿依然能够健全的、平安的生存下去。

原来，它还懂得人生的生存哲学。不与他人争夺任何一切，亦不干扰同类的生活自由。除了尊重同类，它也懂得逃避来势汹汹的恶霸。毕竟，势力强大与奸诈的恶霸，猎物找食是不讲理的。所以，面对如斯庞然



大物或幼细的阴谋同类时，小鱼儿皆常躲避珊瑚石花丛中。

因为，回避、沉默的确还是最佳的求生意识。也许，在他者的想法，那是懦弱或愚笨。然而，善良本性的一群，却觉得它们是多么的容忍，多么的为人着想啊！

故此，这尾小鱼给了我很多的启示。包容，忍让，宽恕，沉默与勇敢的面对生存的每一个挑战；但是，也要及时的懂得珍惜自己的生命。纵然是那么的一尾小鱼，也能度过周遭皆盘旋着危机的生存环境。

也因为这尾平淡的小鱼儿，从来皆不在乎我是否很关心它；但它却一直皆是那么忠厚的陪伴我度过每一日。

咕噜咕噜吐吐气泡，那是给我的祝福。闪闪腮，摆摆鳍，摇摇尾巴，就是给我暗示：拿得起，放得下，毫无牵挂！潇潇洒洒！好一尾小鱼儿，谢谢！





过

就

放

下

了

◇
继程

当心理作好面对一切的准备时，就是在学会放松自己的心情了。

当心情绷得很紧的时候，其实就是想逃避、或者有太多的牵挂时。

当然，想逃避的，多数是不好的果报，或不好的事，而所牵挂的也是有好，与不好的。

有些人自觉福报不

够，太好的事落在或将落在他身上时，他也会想逃避的。不好则想逃避的心理，应可明白。

牵挂中的事，若好的就想获得。不好的就牵挂着它的来临而担忧、烦恼。

这些都是不敢面对的，因担忧而引生种种的问题。

若能觉知，应来的会来，不应来的自不来；应去的自会去，不应去的自不去。

那么，逃避、牵挂，于事无补，于己无益，甚至于他有损。

如此则何须逃避或牵挂。

因果法则的运作，是必然性的。

于是心理上，作好面对这一切的准备，不论是好是不好。若是应该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去逃避，也不去牵挂，只是作好心理准备。

这要对因果法则深具信心，故得对缘起法作周详而透彻的研究、思维与领悟，从而建立正见正信。

心理上则通过修心调心方法，加强与自主的力量，在任何时刻，

都有安稳与平和的心来面对一切发生的事，并从缘起法的领会中去化解种种因此而引发的烦恼与恐惧。

不论是否都能化解，都无惧去面对并接受。

当然当过去时，就放下了。



海岛的浪花

《一个少女的心声》是陈素兰校长的遗作，虽没注明写作日期，但从作者的手稿和叙述里，估计写于高中年龄或师训学院期间。

作者1954年生于邦咯岛，祖籍潮州普宁。1968年毕业于邦咯岛华联一校，1972年初中毕业于邦咯岛综合中学后在实兆远英华中学完成高中学业，完成高中后参加师训班。师训毕业，先后在邦咯岛华联一校和二校当教师，于1996年6月1日升任大丸华联二校校长。

陈校长不幸于2002年6月13日病逝。她忠于职守，服务优越，心地善良，时常为人作想，关怀人群。她担任过青团运邦咯支会和佛教会领导人，积极推动人间佛教，也鼓励年青人学习英语，服务社会人群。从她的这篇遗作，让我们历历在目，自传叙述贫寒的我华族子弟如何珍惜教育机会，发挥积极勇往直前的精神；同时，作品里记载和反映了人文关怀的情景，令人感动和再三深思，作品的积极奋斗精神值得加以表扬和让后辈学习，是我华族一分很珍贵的民族精神遗产。

成功学里常如此说：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短，而在于生命的深度和阔度，以及存在意义、做过的事情。

作者在有限的生命中注入迸发生命的热情，燃烧出灿烂的火花，尤其后期作者抗癌的勇气，坦然地面对生命里的种种不测和挫折，活出了自我价值和尊严，令人在感慨中萧然起敬——尊敬的陈校长，你是海岛的浪花，永不凋谢。

一个少女的

心声

陈素兰校长遗作

人人都说童年是人生最快乐的时期。儿童们都过着神仙似的生活。他们无忧无虑的游戏，疲倦了便休息，饥饿了便回家吃饭。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苦’。

我也曾有一段神仙般的日子。但它是那么的短暂啊！短暂得难以使我回味。在我读五年级那年，我快乐的童年也跟着消失了。那年，妈妈产下一个小弟弟。因为家境贫寒，无法请人‘陪月’。因此年级小小的我。本来是应该过着人人所羡慕的学校生活却被迫停学！

当爸爸从海上捕鱼归来，获悉妈妈平安的产下一个弟弟，起初他感到很高兴，但后来，却又感到彷徨，连他自



一个少女的
♥
声

陈素兰校长

遗作

己也不知道该喜还是悲！

当天晚上，爸爸无精打采的对我说：“钦儿，明天起，你不必去上学了。（我感到很惊奇，为什么爸爸不让我去上学？我心理想知道其原因，但又不敢追问，因为他平常很严格的管教我们。这使我提不起勇气来问明究竟。胆小的我只好默默地听他讲下去。）爸爸本来打算请人来‘陪月’，及帮忙做家务，好让你有机会读书，但无奈海路不好，再加上家境贫寒，迫不得已，只好委屈你了。夜了，去睡吧！明天早点起身。”

表面上我仍然默默无言的，但是我小小的心儿却在哭泣着，它不断地悲痛的高喊：“我要读书！我要读书……。”

第二天，身为长女的我，不敢违抗爸爸的‘意旨’，便留在家中做那琐碎的家务。一早起来就开始烧水准备早餐，好让二位妹妹吃饱上学去。眼看着他们背着书包上学去，我是多么羡慕他们。我心里感到万分的难过，嚷着：“我也要上学！……。”

他们走后，我便开始准备妈妈的早餐。这并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啊！不可用花生油来煎蛋。煎好了，又要把它装在一个抹得很干的碟上。然后才把饭和蛋一起捧进房里给妈妈吃。听说产妇不可随便出房，以免着凉，否则将来身体一定很虚弱，也容易患上其他疾病。

用过早餐，我便开始做琐碎的家务。起先我把所有的鸡鸭全放了出来，他们一出来便直冲去池塘喝水，然后就一直守在我家门口。他们在那儿‘高谈阔论’，喋喋不休，好像在问：“为什么主人的长女不去上学？她留在家里做什么？难道她逃学？为什么……？”真烦死了！为了避免让他们在门前‘东家长，西家短’的谈个不休，我尽快准备好他们的早餐，塞住他们的‘嘴’。

忙了一阵，总该休息一会儿。谁知猪栏里的猪又在大声的催我，他们好像在说：“喂！小主人，你的妈妈呢？我们好饿呀！我们还未吃早餐呢！你快点弄早餐给我们吃好吗？……”我本想休息一会儿的，但此时不想了，因为我怕了他们那‘悦耳’的声调。我又尽快弄好他们的食物，好让他们吃饱了就去睡觉。

他们这群家伙，什么都不知，肚子饿了，就



一个少女的
声

陈素兰校长

遗作

来‘高歌一曲’。吃饱了就伏在那儿去‘寻梦园’了。他们还以为他们的生活是多么的写意；吃饱无事做，便可以大睡一觉。醒来又不必担心没有食物吃。但是他们却不知道他们的下场是多么的可悲啊！

虽然此时只不过是上午九时许，照理说，此时我应感到相当凉爽的，但是我却是感到非常闷热，汗粒不断的冒出来！真是‘大珠小珠落“地盘”’也。

休息一会儿之后，我又开工了。洗衣服、烧饭菜、切香蕉茎（给猪吃的）、挑水、打扫、洗刷地板等，样样都要做。虽然当时我只不过是十一岁，但却能把家务做得井井有条，‘穷人子女早当家’这句话没说错吧！

每次爸爸从海上捕鱼回来，往往显得很累，但他却不肯休息一会儿，便即刻帮我做家务。爸爸也太可怜了。为了生活，他冒险出海去捕鱼，回来时，已是筋疲力尽，还要坚持帮我做家务。

妈妈产后的第二天，我蹲在灶前煮饭，无意间看到放在墙角的书包。一看见书包，就使我联

想到同学们在课室里上课的情景。一想到时，不知怎么的，一下子，热泪盈眶，我的视线也跟着模糊了。此时我的心是酸溜溜的，它凄凉的哭泣道：“别的同学能快快乐乐的去求学，为什么我却不能？为什么？……？！”“爸！妈！我很想再去读书……。”我的心在呼唤着，它快要疯了。而我哪有勇气告诉双亲呢？只好静静地坐在那儿偷偷地流泪。

忽然间，有一只粗大的手，轻轻地按在我的肩上：“钦儿，怎么啦？为何呆在这儿流泪？”

“爸，我想要……”唉！千言万语，欲诉不能啊，唯恐说了会使父亲伤心。我实在是提不起勇气来向他说明我的心意。

父亲好似看穿我的心事：“唉，一切都怪我！饭熟了，把火熄灭吧！”说罢，便走到屋外去‘动工’了。爸！您也太可怜了。

×

×

×

时间过真得真快，转眼间我没去上课已有三天了。第三天傍晚，当我正在门前喂四妹吃饭时，

忽然间，远远传来一阵吵杂声。我还隐隐约约地听到有人问道：“钦钦的家在哪儿？”我心想，一定是学校里的老师来找。果然不出所料，在人群中，我看见马来和老师。我喜出望外，好像遇见救星似的，高兴得差点把手里的碗扔掉！

“阿叔，为何您不让钦钦继续求学呢？她今年只不过是五年级的学生，再说他的学业也不错。……。”

“先生，不是我忍心叫她辍学，因为内人生产，家境不好，无能力顾人帮忙。我才不得不叫她留在家料理家务。唉，太委屈她了。”

“爸，说真的，我很想去读书。爸，明天让

◎与父母弟妹一家亲



我去上学好吗？每天我早早就起床做工，做好了，我才去上学。放学后，我会立刻赶回家再做其他的家务。爸爸，您说好不好？爸爸，您为何不说话？爸爸，我还要读书。爸爸……”我终于忍不住，在众目之下哭了。

当时的我，是多么的天真；现实是什么，我不懂，更不懂什么叫做“面对现实”。每逢遇到不如意的事时，就偷偷地躲在一个角落哭泣，哭泣！以为哭了就能解决一切不如意的事。

此时，站在旁边的姨妈被我对父亲所讲的一番话感动了。她也劝爸爸让我继续求学，并且她自愿在早上那段时间过来帮忙，就这样，我又重新投入学校的怀里。



◎小时候，与弟妹们摄于邦咯后海滩游乐园，“铁火箭”已不复存在。

我会永远永远的感激马来和先生及姨妈两

位恩人，因为他们使我平安的渡过第一个‘难关’。

×

×

×

经过那一次的挫折后，我总算平平安安的渡过两年。我终于小学毕业了。



在邦咯华联小学运动会时参加教师队拔河赛



毕业后，我要求父母让我继续升上中学。（当时多数的学生都要交学费，只有少许成绩好同时家境贫寒的学生是免费的。）想到书钱，学费还有杂费等，他们就感到头痛！我了解他们的苦衷。我相信他们是无能为力的。但是我并不感到失望，也不灰心！这次我很坚强，不再躲在角落哭泣。日日夜夜都在想怎样才有机会升学。我终于鼓起勇气来，独自去综合中学（邦咯岛唯一的中学）向校长说明来意，并且请求他答应让我成为一个免费生。

一个少女的
声

陈素兰校长

遗作

经过负责人详细调查后，他们便答应我的请求。同时也有一些比我大的同学愿意把他们的书借给我。课本借到了，也不必交学费，我当然可以‘放胆’踏入综合中学的校门了。

我升学后，却引得一些三姑六婆的不满。她们都在议论纷纷！

“XX夫妇真傻！连大女儿都让她去读中学。再过三几年，女儿长大了，嫁出去就是别人的啦！何必浪费这些冤枉钱。唉，真傻！”活在二十世纪的人，还有这种封建的思想存在，真是可悲啊！

任由她们怎样说，我都不管。我要以实际行动来破除她们的封建思想！

X

X

X

一九六九年的初级教育文凭考试成绩终于在十二月末揭晓了，每个考生都抱着紧张的心情去学校的布告处看看是否金榜题名。由于好奇心的驱使，我也去凑凑热闹！一看之下，我的天！每个以英语为媒介之考生都考获一只‘马来狗’（编



一个少女的
声

陈素兰校长

遗作

接：9) 回来（国语不及格），而那些以国语为媒介之考生的算术却不及格。那就是说我的母校（综合中学）的一九六九年初级教育文凭考试成绩是‘0%’！可能吗？为何那些平时国语很好的同学也会考获一只‘马来狗’？为什么……顿时，我的脑海里充满了疑问。但那时事实，我们全体师生及岛上的全体居民只得面对现实，虽然我们都感到很痛心。

为了要打破那可恨的‘蛋’，下一届的考生，包括我在内，便更加的努力！

×

×

×

初级教育文凭考试成绩终于公布了。成绩公布的那一天，每个考生都很紧张。个个都冲去学校探听消息。我也很紧张，但却没有勇气去学校探听消息！只好躲在家里痴痴地等待消息。

“钦钦！钦钦！听说我们三个人都考上啦！快去学校看看吧！”原来是我的两位‘死党’。她们多么兴奋的奔来向我报告喜讯！此刻我们可算是世上最快乐的人了。我也忘了通知母亲，便匆匆的跳上‘铁马’，与我的死党一同奔向学校去

了。此时，我恨不得马上就到达目的地！

看了详细之成绩报告表以后，那种喜悦的心情是笔墨难以形容的！但是那种快乐及兴奋对于我来说，又是那么的短暂！

这岛上唯一的中学只开办初中班，却没有开办高中班（中四及中五）。那些有意升学的初中毕业生，都必须离开这山明水秀的邦咯岛到其他市镇或城市去。那些考及格同时家境不错的同学都很高兴的在谈论有关到外地升学的事。

“檳城的钟灵中学很好，我爸爸要让我去那儿读。”

“我要转去檳华女中！”

“我要去檳城的韩江中学读！”

“为什么你这么傻，要去独立中学读？你又不是考不及格！”

“人家都说韩江中学好。我要去那儿读，你管不着！”

他们不停的谈着，有些甚至在争论，争得面红耳赤！只有我满怀心事，默默地站在那儿。忽然间，有一位同学问道：“钦钦，为什么你不说话？你到底要去那一间读？或是任由教育局分配？”

“我……我……”当时我实在说不出话来，顿时悲从中来。我感到我的前途是白茫茫的一片，就像是一只很小的纸船儿，在那无边无际的海洋上漂着，漂着，不知何去何从！我真不明白为何这‘小苦瓜’时常都要为升学这事而烦恼！

“雷老师回来了，！雷老师回来了！”有些同学远远的看到他便高兴的喊老师回来了。他家住外坡，平日上课，他很认真地讲解。上他的课时，我们个个都精神百倍，从来不感到乏味。

成绩公布的那一天，他从遥远的地方赶来看我们这批‘小瓜’的成绩。他是一个多么关心我们的学业的好老师啊！这使我更加尊敬他。

看过了我们的成绩，他便开始替那些要转到檳城去升学的同学填写表格。之后，他便和我们在一起谈一些有关升学的事。我带着沉重的心情

对他说：“老师，我很可能不再会有机会继续升学了，我应该怎么办呢？”

“那你就回家去养猪好了。”

啊！可能吗？回答我的问题的老师就是我一向所尊敬的老师吗？不可能的！不可能的！雷老师平时相当疼我，他绝对不会这样回答我的。但无可否认的，这个人便是‘他’呀！

老师，在我几乎绝望的时候，我多么希望您——我最敬爱的老师——能够安慰我，甚至开导我，但是您不但没有安慰我，更没有开导我，反而刺伤了我的自尊心。老师，您可知道，当我听了您那句话后，我的心是多么的难受。我多想放声大哭，但我还是忍住了。我总觉得‘他’不是您，而是一个冷酷的陌生人！

人人都说，工作不分贵贱；养猪当然也不是一种低贱的工作。只要以自己的劳力或劳心而不是去偷去抢来换取生活费都是正当的。

儿童、少年甚至是青年都应该继续求学以便充实自己。除非经济或环境不许可，同时已想尽

了法子都无发挽救，那才踏入‘社会大学’也不迟啊！因此‘他’，不该一开口就叫我回家去养猪便算了。或者，讲者无意，听者有心吧！

×

×

×

当天，我带着沉重的心回家去。我把考获的成绩详情告诉双亲。母亲听了感到很快慰；父亲只是一笑置之。当我提起要继续升学之事，父亲的脸色马上沉下来。他说道：“钦钦，在成绩公布的前几天，爸爸日夜都为着你的成绩而担心。爸爸担心你会及格！”

每个家长都希望他们的子女会考及格，只有爸爸一人不希望他的女儿考及格！其中必有原因。

“前几天，爸爸曾经向朋友打听有关到实兆远去求学的每月费用。据说每个月大约需要八十元！爸爸预料到如果你及格，你一定会恳求爸爸让你继续读下去。因此爸爸才狠着心肠希望你不及格！谁知道老天爷偏偏故意与我作对，被你考上了。”

一个少女的
声

陈素兰校长

遗作

“钦儿，你不是不知道，爸爸每月的收入只是区区的一百八十元而已！如果爸爸答应你，那么每月只剩下一百元当家用。试问弟妹们的生活又怎样过呢？这次爸爸实在无能为力了，请原谅我这中用的爸爸吧！”说到这里，他的声音也有点颤抖了。

“爸爸，我可以每天来回的。听说每月的来回船费是五元，从红土坎到英华学校（A.C.S）的来回巴士费是九元，总共是十四元，这个数目不会太多吧？关于那些要用的课本，我会去向朋友借。爸爸，您就让我再读多两年吧。爸爸，我希望……”说到这儿，不知怎的我无法说下去，便呜呜咽咽的哭起来。此时，爸爸不语，只见他偷偷地用手拭眼泪。

爸爸一向很坚强，他从来不向任何困难低头。我也未曾听过或看过爸爸流泪。为何此时他的眼眶会冒出两颗泪珠儿？难道是我这顽固的‘小苦瓜’使到他伤心之极的缘故？当晚，爸爸不知去了哪里，他整夜没有回来。

第二天傍晚，妈妈对我说：“你爸爸已答应让你继续升学。他昨夜一整晚都没睡，他一直躺

在渔船里，深思你升学的问题。唉，你也太不该了。”

“妈……”我深深的被感动了。爸、妈，你们太伟大了。我会永远永远的感激你们！

×

×

×

负责载学生去上课的民联公司客船，每天清晨六时正便离开邦咯岛，抵达红土坎时已是早上六时三十分左右。

我家离开码头大约需走十五分钟的路程，因此，我每天凌晨五时三十分左右便开始从家里出发。这时人人还在梦乡呢！只有我孤伶伶地在羊肠小径上走着，走着。每天必经一座相当阴暗的橡胶林，因此我每天带着手电筒上学。直到有一天，被一位同学无意间发现我藏在书包里的手电筒，她没经过我的同意，便把它取出来，‘大玩特玩’，结果她与我都被老师叫去训话。此后，我便不再带手电筒了，宁可在黑暗中摸索！现在想起来，真的有点心寒呢！

有一次，当我抵达码头时，船刚离开码头，

一个少女的
❤️
声

陈素兰校长

遗作

我便大声叫喊，无奈引擎声太吵，使到驾驶员没听到我的喊叫声。眼巴巴地看着船驶向红土坎，我的心也被载走了。我只好等待下一艘客船的来临。痴痴地等着，等着。两个小时以后，第一艘客船终于姗姗来迟。

抵达校门口时，已过九时！当我踏入教室时，每个人包括老师，都以惊讶的眼光注视着我！这使我脸儿红，心儿跳，羞啊！

后来我发觉每天来回并不是一个好办法！每日早早去，迟迟归；回来有感到精疲力尽，还得勉强把作业做好。由于每日奔波，我的体力及精神逐渐衰退了。每天上课时，总会打瞌睡，无法集中精神听讲。因此我便请求双亲让我寄宿在学校附近，并声明食物方面由我自己动手。他们并不反对。就这样，两个月‘游牧’似的生活终告结束。

在学校附近‘定居’下来以后，能节省的，我都尽量节省。每日三餐，总是草草了之。但些日子倒写意，它比奔波的日子要好上几倍呢！我不再担心搭不到船；也不必早早出门迟迟回！更不会感到精疲力竭。上课时，我不再重演打瞌

睡那一幕，反而精神百倍！往往有疑问时，一定追根究底，非求解答不可！老师们也不因我‘长气’而厌弃我，他们反而很详细的给我解答。其中我们的物理老师更是一位可敬的好教师。在他孜孜不倦的指导下，我终于对物理这科发生了极大的兴趣。

一个少女的
声

陈素兰校长

遗作

当时我每月的一切费用大约三十元而已。后来张德发校长介绍我去向当地的一个福利机构申请助学金。为了减轻双亲的负担，我便立刻去会见有关的人员。办好申请手续后，他们叫我等待消息。过了数月，还不见回音，我只好再去找他们，原来一切有关我的资料与表格已遗失了。他们无法做出决定，因此叫我重新申请，我只好照办。



◎ 参加华文假期师训

一天，我被召去校长室。我好害怕啊！不知道曾犯何罪？但又问心无愧呀！只好壮着胆子，走进校长室。校长室是一间冷气房，再加上我本来就有点害怕，此时我不禁在那儿发抖。

“你就是钦钦吗？”校长问道。

“是的。不知学生犯了何事？请校长说明。”我断续的把这话说了出来。

“孩子，你并没有做错什么事，何必害怕？召你来是要转告你一个好消息。当地的福利部慈善机构已经批准你的申请，答应每个月赞助你十元。以后每个月底，你就来向我领取你的助学金，他们会把钱交给我，然后由我转交给你。这是你这个月的助学金，拿去吧。”



与师训同学完成课程，投入华文教育行列，为国家培育英才。



“哦，谢谢校长！”我好像在做梦啊！校长一向来都是不苟言笑的，为何今天却那么慈祥和蔼？但是我明明是从校长室出来的，而且手里还持着一张‘红老虎’。不！我不是在做梦！这是事实。啊！我太幸运了。

往后的日子又如何？没人知晓！但我会勇敢的面对人生。

一个少女的
♥ 声

陈素兰校长

遗作

宿便

◎ 王涛

113

占据结肠
顽固僵化
一层层白膜如蚕丝
包裹
气短
情长
挤压纠缠
暗伤的迹象：
自身中毒

侵害五脏
噬蚀六腑
狠狠扭曲肠状
路
狭窄结痂
不让营养奉献细胞
阻碍
水
川流
扩散毒素
索讨生命
破坏
一切和谐
一切安宁
大量撒播谣言
倾力繁殖仇恨
发酵的发酵

腐臭的
腐
臭
胀气了
绞痛了
那时发现为时已晚
肿瘤和癌
扩散
忙碌和压力
愤怒与忐忑
莫名其妙的懊恼
消沉压抑失眠
很累，有点困，呵……

一声声海啸从喉咙爆发
一响响火箭自肛门发射

死亡在这里开始
生命在这里延续

寄宿
一如错把同情当爱情
荒谬
如同将忍让当懦弱
——请便！
请进来的太难送走
——随便！



随时要你偿命

这一条路

何其荆棘

奋战一生

在心与心之间

在齿与齿之间

排除万难

像国会紧急会议特别动议

生存的挑战

族群的危机

在清晨你释放你自己，在
厕所

你隔离自己

解剖

思索

融合

计划

烈火莫熄！

烈火

末席

你开始拒绝请柬

你想：初一十五吧

你窥视乌龟

你喜欢看长颈鹿

你怀念南山那位老朋友

你打算明天订购健康杂志

而其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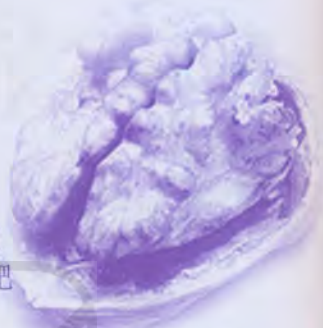
这时你刚刚吃了肉骨茶回家

看到那白发老人笑指一块炸鸡肉

辗转难眠正准备驾车找夜宵吃买啤酒喝烧沙爹
咬

烈火莫熄！

27/11/2000



【谈诗随记】

中国罗青评点

积聚着的没面世的大便，成了诗题，少见当多怪。宿便还拖得长长的，超乎短风格的寻常王涛。他为这特别的题材找到了“有意味的形式”。

结肠（宿便所在）中所包裹的，有让人“自身中毒”的毒害物。生活常识和病理ABC，一经诗予以化妆，读起来就不那么散发臭味。第二节重言宿便对机体体的危害，我们紧盯着看诗人从那个街角拐弯处将面具撤下，换成正视的“宿便”样的人：

它（自然转成“他”了）“破坏/一切和谐/一切安宁/大量撒播谣言/倾力繁殖仇恨”。然而，很快，在诗中又变化为纯粹的“宿便”和便、人两跨的形象。大段的描写，没有半点勉强或故作，“宿便”并未意识到它可借此难得唱主角的机会出出风头，不曾抓紧时机作秀。风风火火地，经第三、第四两短节急切的过渡。“一声声海啸从喉咙爆发/一响响火箭自肛门发射//死亡在这里开始/生命在这里延续”。稍释后急的窘状，这下可以缓一口气，来叙写个中亟需的思考和不得已而作的哲思了。

抒情主人公关于政治及其肮脏性的考虑，是不是谨慎得有些过虑，近乎人之初性过恶的态势了？

少见不当多怪！如厕日常事，人人有。非常者，是那些政治人物的清晨释放。他们，如厕，松了下部，紧了上面。王涛设想，那是十分紧张了顶上那颗高尚的头颅的。请欣赏：“在清晨你释放你自己，在/厕所/你隔离自己/解剖/思索/融合/计划/烈火莫熄！”终究冒出了那句好费心思打造出来的大马政治改革运动口号！王涛展示的未来日常生活情景想象图，此一幅。仅是在厕所内。

又一幅，下班，上了大街：“你开始拒绝请柬/你想：初一十五吧/你窥视乌龟/你喜欢看长颈鹿/你怀念南山那位老朋友/你打算明天订购健康杂志/而其实/这时你刚刚吃了肉骨茶回家/看到那白发老人笑指一块炸鸡肉。”画幅尾还补了一角夜景：主人公“辗转难眠正准备驾车找夜宵买啤酒喝烧沙蜆咬”。这些，进入消化道下端，不是又将攒作明日的宿便？日常的生活，就这样延伸着。

宿便，这令人注目的玩意儿，在诗的后半，似乎充作作者不太愿意投身进去的那类日常生活的中介物，新陈代谢的代表。用它当诗棍比划两圈，具有不辨自明的魔幻特色。不知是诗人有意仿制，或是偶生此兴。看来玩得还不算太熟练，没舞出太多花样。但已觉很大胆，很有闯劲。这，不失为一条丰富创作之路的奇径。



诗人杰伦简介：

马华文坛前辈作家——老姜是辣的，我们选说杰伦

他在50年代末期出道，擅长写短篇小说、散文和诗歌，以及后来写政治社会评论。从困顿的生活中闯入文坛到政坛，经历了人生不少波折迂迴风霜。他原名叫**廖金华**，使用的笔名包括杰伦、蓝山君、黎春、葛沙林、竹零雁等。早期以笔名史灵在当时由黄思骋主编的《蕉风》月刊发表短篇小说。1965年从政之后，便少写文艺创作，然而却未忘却生命中情牵着的文学。他是大马作协早期参与创会人之一，当过作协理事和联络主任。他在1965年当选芙蓉州议员，1986年当选为士布爹区国会议员。目前也是《烟火》文学季刊成员之一。

已出版的著作：短篇小说集《烟雾笼罩着的山村》（1962）、散文集：《瓜棚豆架》、《明天，我要走快一些》；70年代出版诗集：《天掉水》，60年代出版两本短篇小说合集：《橡实爆裂时节》及《牵牛藤》。

沉默的乡土里埋着的是一块够老辣的姜。从时间和岁月的流逝中，杰伦的诗歌近作，让我们发现了不屈的生命铿锵声；创作技巧朴素无华，通过白描技法的浅入深出，自然随意如水墨画般淡中带浓的艺术布局，呈现了诗歌内在升华的内涵。若与他的诗集《天掉水》里的诗篇略作比较，不难发现他的诗歌少了一分热情，多了几重深沉的凝重之情，跃然纸上。

岁月淘洗不了诗人依然的深情，生命中的哲理诗思越见闪烁，因为真情，因为挚爱，不死的诗歌音节在他的热血中洄澜，流转反扑归真之境。正如他在2002年7月28日在怡保霹雳文艺研究会主办的《人生是一部大小说》中的发言：艺术创作贵在眼到、耳到、心到的体验和领会。尤其在文学创作中，在虚实之间的生活真实和艺术境界的探索，他终于“决定和选择”，文学，是杰伦情归的其中一个老地方，有他生命里孜孜追求的意义，正如唐诗中的“落花不是无情物，化着春泥更护花。”

◎ 王涛

老姜诗人
杰伦

诗
四
首

1 在鱼寮里

伯母一早准备的午餐
是她儿子从深海里捕来的鱼
用船用网用力气的四天三夜之后
可曾满载而归？
喝了一口鱼汤我这么想

瓢供伍良之和我
是到年轻诗人鱼寮来作客的都市人
任凭自己的想象力怎样丰富
笔下也难绘讨海人此刻的心思

思维跌入湮远的年代
靠近这鱼寮的海上
一定是鱼群出没的地方
要不然鱼港也不可能座落在这里
然而
潮水涨退如昔
鱼只却越来越少
讨海生活的人儿呵
逼得把鱼船开向更阔更远的海域……

想清早站在鱼寮的木板上
听海水在脚底下哗然
又见海鹰在不远的天空滑翔
他兀地俯冲而下
一时来不及惊呼
他展翅高飞时
脚下露着银白色的猎物
鹰击长空的态度虽美
看来还逊于闪电的投海
我想这只海鹰捉鱼的本事
一定也比五十年前
他爸妈更强？！

2002年8月中

写给 Angelia

很久以前你曾问爸：
活着为了什么
抱歉一直都还未给你答案
今天你终于明白
不管生在何时置身何地
决定与选择要靠自己

其实我自己曾面对相同问题
只知道——
该决定时决定
该选择时选择
不管它的后果怎样
都必须勇敢面对

那都是你自己的决定与选择
对学业如此
对终身大事也如此
当你要留在袋鼠国
我不曾干预
当你要和他长相厮守
我更二话不说
我只写上祝福两字
还添了一串关怀的泪珠

此刻还有必要诠释——
活着是为了什么吗
就让我把它们简化为一个：
要为自己活得更意义

年逾花甲还要面对决定与选择
它终于也出现了
祝贺也好
笑骂也罢
那依然是我自己的决定与选择
明白也好
不明白也好
还是先前的一句老话：
要为自己活得更意义

2002年8月初

3 守园人的头痛

篱笆外的木槿花
在风雨中颤抖
园里榴连树的枝叶
也在风雨中翻白
年老的守园人在惨淡经营

任他有多狡猾
那贪得无厌的大老鼠
一次又一次吃
偷吃那正欲喷香的榴连
今天他却落入守园人的陷阱里

在铁丝笼里犹张牙舞爪
阿牛伯的孩子们在发慈悲
他偷的只是守园人的果
那果实也不会分给我们去尝
实在那精敏狡诘的家伙
也曾博得孩子们的鼓励和欢心

篱笆外的木槿花
在风雨中颤抖
园里的榴连树的枝叶
也在风雨中翻白
不管怎样
那年老的守园人是够头痛的
在这多风雨的季节里呵
那贪得无厌的又何止一只

1975年12月6日刊于《南洋文艺》



4 天掉水

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一如我总见不到你的身子
当天色一片沉沉
空朦中你发着风雨的讯号

于是
天外雷声滚动
林中闪动着金光
雨脚落到一张黝黑的脸上
想着乳白的胶液，心里更是紧张

生活中哪里没有风雨
多少个漂泊的日子流逝了
而今我又重投橡林的怀抱
空朦里你又带来了讯号
我将那讯号译成‘天——掉——水’
天掉水便是你的名字

作者注：天掉水是一种鸟的叫声。此鸟常在雨天出现，
飞得很快，不易看见，声音清而远。

1964年4月1日刊于星洲日报《青园》



斯里兰卡独具一格的传统捕鱼法，
引发作家的感慨：别问我海洋之广，
为何非游近捕鱼人不可，作为一个
真诚的作家，我是一条自由鱼，即
使身临被捕之险，我还是不能放弃
这份自由。（路透社照片）

作家

◎ 方昂

为什么总是忍不住
游近捕鱼人
游近被捕被杀的危险？
海洋是那么的辽阔
那么多安宁的珊瑚与暗礁——

因为啊我是一尾鱼
一尾自由的鱼……

槟城印象诗两首

◎ 林野夫

关仔角

当人声被抽掉之后
堤岸的涛声
就显得单调

蛇庙

被后现代主义所拖累
只好循入空门
早晚听经诵文
一只眼睛闭
一只眼睛开

不同流派的嘴巴
吃掉不同的主义
屹立一旁的楼宇
吓得惊心胆跳
赶紧推出一招‘后现代’
以保城门不失

◎喜崇 诗三首

茨厂街

无法将你入诗
就算是标榜民族文化
红灯高挂
那历史轮廓寂然
你的气质像夜一样苍茫
打起的价码鉴定了你的品格
贪婪在夜色中吞噬了忠诚
老外探头探脑欲寻东方奥秘
我说这里没有 China Town
只有 Petaling Street

殒落

一条路走不完
为民族教育披荆斩棘
无怨无悔
因为每一次了望
你看见孩子的希望
这一程就奔忙到这里吧！
未来的路
就让前扑后续的人们
带着你的精神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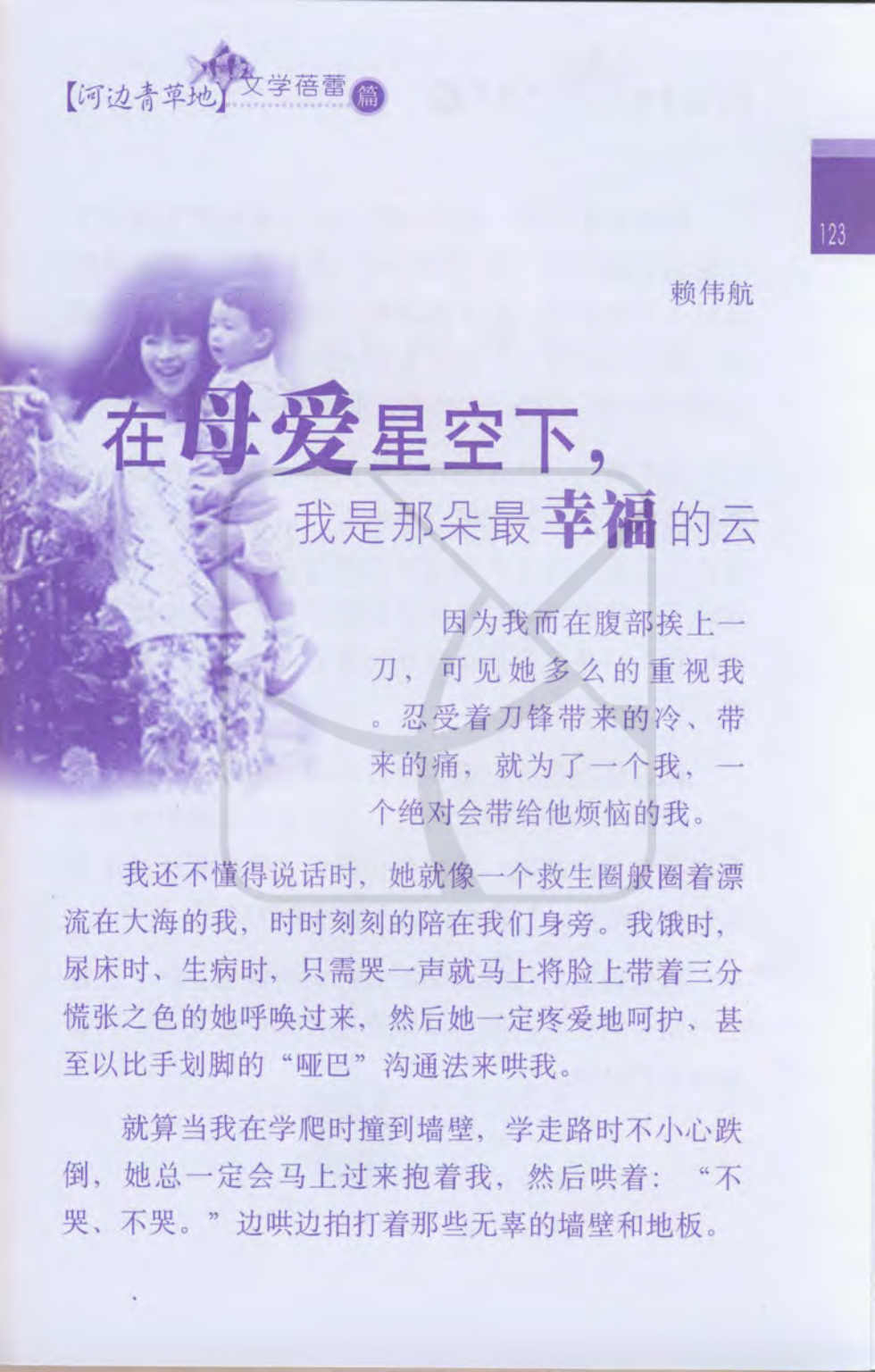
（华教斗士叶金水先生在送捐款到
董教总途中遇车祸身亡）

跨

没有人可以阻止
当一个朝代走入另一种文化
便是赤裸的剖白
在忠诚与造反
在赤胆与狡诈
在一个时代和一个时代
在一种文化和一种文化
就
狠狠的跨过
正直的友族同胞
还为汉哲拔的下场惋惜
暮然涌入108条好汉
追随汉都亚的足迹
这一场
正
邪
奸
忠
却是如何
都跨不出去

（写于巫文水泮传推介礼）

赖伟航



在母爱星空下， 我是那朵最幸福的云

因为我而在腹部挨上一刀，可见她多么的重视我。忍受着刀锋带来的冷、带来的痛，就为了一个我，一个绝对会带给他烦恼的我。

我还不懂得说话时，她就像一个救生圈般圈着漂流在大海的我，时时刻刻的陪在我们身旁。我饿时，尿床时、生病时，只需哭一声就马上将脸上带着三分慌张之色的她呼唤过来，然后她一定疼爱地呵护、甚至以比手划脚的“哑巴”沟通法来哄我。

就算当我在学爬时撞到墙壁，学走路时不小心跌倒，她总一定会马上过来抱着我，然后哄着：“不哭、不哭。”边哄边拍打着那些无辜的墙壁和地板。

记得刚求学时，我因为拿了石子和同学互砸对方，她马上就抽出一支“西洋剑”来教训我，我就和她玩起来了捉迷藏，为了躲避她，我在马路旁跑，她就马上将我赶进屋子。我赶紧将房间门锁上，她恐吓我如果不出来的话就让我挨饿，我当然不肖乖乖就范。

吃午餐后，她并没将食物倒掉，反而故意藉口有事外出。我就赶紧溜了出来吃饭，一溜出来就想到有电视节目看，我也就再也不愿躲进那毫无娱乐的小房间内了，情愿投降。她回来后见了我并没气急败坏地抽打我，只是劝我别再拿硬物来丢，那天我们双方达成了母子和平协议。

试想从古至今，妈妈都迁就我，吃饭总是最后一个，也没要求我洗碗收拾过。记得有一次她叫我吃饭后记得洗自己的碗，我则告诉她：“这样我干愿每天去公公家吃饭。”最后她也不要我洗碗了。

我觉得我的任性都是因为母亲的特别关怀，但她绝对没有纵容我，我只知道我是最幸福的儿子，只要有她在的时候。

江沙崇华 短诗两首

● 赤子

浮雕

一张脸
冷冷地
笑着

傲气的双眼
从不明白
自己的
未来



亮起了思念的灯

关上了灯
打开了窗
抬起了头
望见了星
想起了
你

我累了
我躺下了

星星
向我眨眼
仿佛
你的眼神
不曾远离

《清流》稿约

创作使生命的艺术精神延续。。。。。

1. 本刊园地公开，欢迎投稿，也欢迎文教团体组稿。举凡评介、小说、诗歌、戏剧、相声、创作词曲等，未经发表的作品，均所欢迎。翻译作品则请附原文。
2. 本刊对所有来稿均有删改权，不愿者请于稿末注明。如欲退稿，请自备回邮信封。
3. 来稿请缮写清楚，字迹潦草者，恕不审核。
4. “文学蓓蕾”栏欢迎在籍学生、大专生或自修生来稿。
5. 请于稿末注明作者中英姓名、通讯处、电话或电邮地址。
6. 来稿一经发表，将致薄酬。国外作者则获赠本刊。
7. 各类文稿请按下列地址分别投寄：

“评介、戏剧、相声”请寄 骆铃 先生
8, Tmn. Orkid, Jl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小说”请寄 紫梦铃 先生
136, Kg. Seberang Tambang, Kg. Sungai Wangi, 32300 Air Tawar, Perak.

“散文”请寄 一介 先生
48, Tmn. Ilmu, Jl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诗歌”请寄 郑可达 先生
46, Tmn. Sitiawan Jaya, 32000 Sitiawan, Perak.
e-mail: changkt@pc.jaring.my

“文学蓓蕾”作品请寄 田舟 先生
125, Antek Avenue, Jln. Sultan Abdullah, 36000 Teluk Intan, Perak.

原创词曲、书法、绘画、摄影及手工创作作品介绍请寄 王濤 先生
167 B, Jln. Besar, 32300 Pangkor, Manjung, Perak.
e-mail: wangtao_shi@hotmail.com

电邮投稿请提供(.txt) 纯文字形式贮存文稿

《清流》季刊是大马一份非盈利的文学期刊，期待您同来为马华文学作保温工作。

- 如果您尚未订阅，请立刻订阅《清流》。
- 如果您已订阅，请推荐给您的亲友。
- 感谢您的支持。

《清流》季刊订阅表

编号：	_____
姓名：	(华) _____ (英) _____
	☐ 新订户 ☐ 旧订户
地址：	_____

	_____ 电话： _____
订阅费：	☐ 全年 RM 20 (4期)
	☐ 2 年 RM 40 (8期)
订阅期数：	第 _____ 期至第 _____ 期
邮券号码：	_____

- 请勿寄现钱。请用邮券 (Wang Pos) 。
- 订阅表格可复印。
- 书本如有倒装、空白、字体模糊、可退回更换。

邮件上请志明：Perak Literature & Art Society

迓寄：章钦先生收
75, Persiaran Kelebang Selatan 8,
Tmn. Bertuah, 31200 Chemor,
Perak, Malaysia.

请赞助《清流》出版费

在马来西亚，华文纯文学期刊的出版属于“惨淡经营”事业，赔本又花精神，要长期出版实不容易。

《清流》是目前全马仅有的几分华人纯文学期刊之一，创刊于1990年3月，维持至今，除了不断自我鞭策，也得助于作者、读者、热心人士的支持。我们恳请各界赞助清流出版经费，让涓涓细流汇成《清流》，潺潺不绝！

赞助办法：

- 1) 常年赞助人，每年最少 RM30，多惠益善，回赠四期《清流》各一本。
- 2) 随喜乐捐。

请赞助《清流》出版费表格

姓名：（华）_____（国）_____

团体/商号：（华）_____
（国）_____

通讯地址：_____

_____ 电话：_____

☐ 常年赞助人： RM _____

☐ 随喜乐捐： RM _____ *请在有关格子内划✓

备注：_____

注：邮券 / 支票上请志明：Perak Literature & Art Society

迓寄：霹雳文艺研究会财政
司徒育敏先生收
65, Lintasan Bercham Selatan 3,
Tmn. Shukur 31400 Ipoh, Per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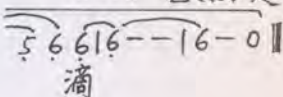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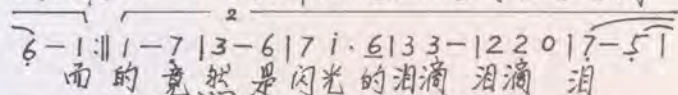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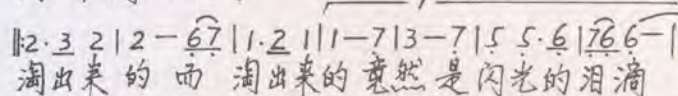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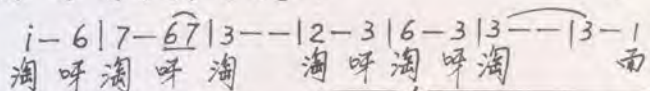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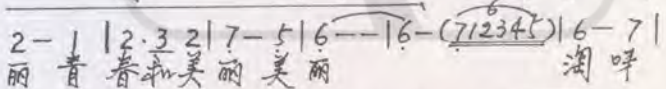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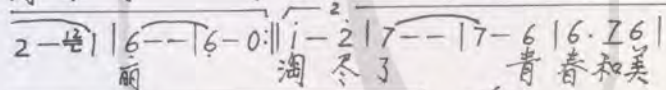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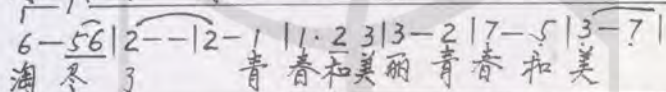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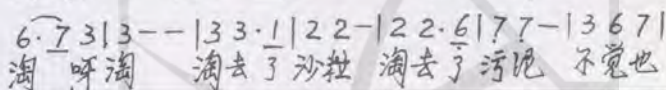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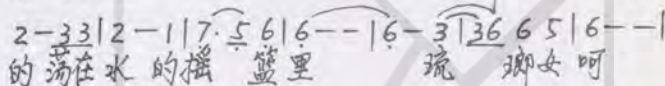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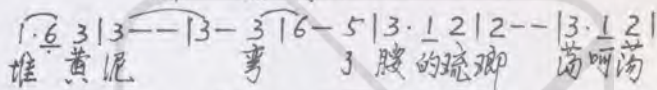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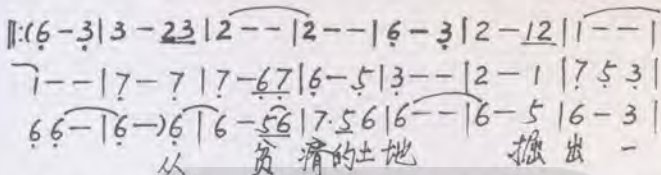
淘 锡

1=F

$\frac{3}{4}$ 舒缓切实地

词：秋山（马来曲亚）

曲：王桐（中国大陆）





鱼花争艳



晨之花



水上乐



母爱

ISSN 1511-9211



9 771511 921009